

鍾伯敬合集



沈尹

貴州省圖書館

第

號

J
10914
4
1,32,2

鍾伯敬合集

下冊

明·鍾伯敬著



第一輯
第三十二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三十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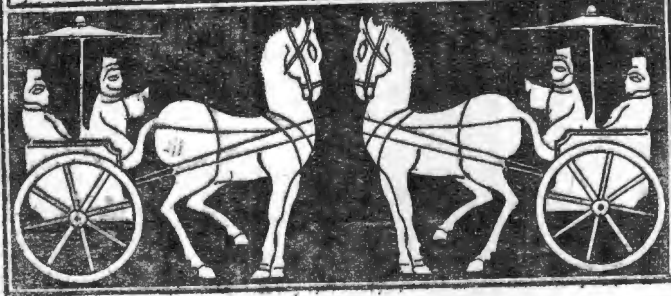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初版

鍾伯敬合集 (全三冊)

普及本實價六角
特印本實價八角

撰著者 鍾伯敬
校點者 阿 伯
主編者 施 蠶
發行者 張 貝 葉 山
發行所 上海維誌公司

總經售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十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中



初版本1 — 2500本

隱秀軒文盈集

賦

燈花賦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爲限。時庚戌九月念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跼。惟青蓮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缸以爲盞兮。瀉蘭膏而作渠。榦寸葉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苞蕾以煖。煖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困以象華萃。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藥珠之流曜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燭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懇警條而落英。背樞隙之商颺兮。慮乍定而忽驚。俄魄甦而哉生兮。終然華燦燦以敷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舉芳兮。數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靡。乍蔽乍虧。若雌若續。疑喬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蘊而結孤秀兮。宛翠眊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

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欲，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十，告我繇兮。曰有遠期，晤言逾兮。

尋常泥于賦之爲富，不大爲徵事以表博，必綴拾奇字以見異，其于情趣了無可味。然試迺于騷餘賦始之初，固如是乎？似此聲光色燄，絕勝沓拖萬萬也。

鵲巢賦

繫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木而氓之蚩蚩，並育之意，愔然著于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牖戶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刊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蓋已煙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曰：觀巢卵之相爲命兮，羌更意而懷顧。曰：子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枝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辟彼伯鸞之借枝于廡下兮，暴客過而及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旣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鵲棲棲，疇導

善氣疇邁。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徵充類。循本靈恣。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戕和。探巖折枝。

秦淮燈船賦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于兩傍。略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啣尾。有非一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鳧鴈。槃跚波間。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爲舟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攢。散則鸛鵝之作陳兮。羌左右下上于其間。觀其蜿蜒與喋唼兮。載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于鱗羽之內兮。樓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惘恍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迴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兮。生星月兮。聲光雜兮。晴瀾壓兮。照幽沈兮。潛怪怛兮。晦明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魄兮。寃滯豁兮。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序一 書籍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良鍤爲利穎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蠟脂諸料爲仲將之墨。以說文爲語孟六經。以韻會諸書爲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藪諸書爲歷代文章正宗。雅俗關識。妍醜關趣。健弱關力。偏該關學。正傍關派。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盧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考古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有專名。印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嘗聞顏魯公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想于印章亦然。貝乘曰善。于明則有之。始文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稱能品。朱文乃推劉。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小玉

章如豆粒。腕力扛鼎。客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立伯獨著。蓋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者一二枚。青鳳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寶馬瓶珠之購。蘭亭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公醉翁草書。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于遇。遇者期于得。是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潢成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半。某石某玉某銅。出某所。某爲何所人作。而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取諸書。而質半取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徵者。其惟印章乎。貝乘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具好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卽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姑取通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爲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間。爲傳器。卽其章不復存。而印識于紙者。寒峻或得而睹之。是爵土之壽不如金石。而金石之壽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辟之墨蹟。在紙則響揚粉本耳。君其亟取所最賞者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釋。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惶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惶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于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做于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跡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于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于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于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于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奈何不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于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于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于士者。方未已。與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于無言。代爲之計。而預爲之所。有甚于士。

之自爲全。自爲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于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于聚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駢馳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況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于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于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狗之。吾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虛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

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己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入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于大學文王周孔之于易以至左氏公穀之于春秋皆注也

凡注之爲言。依于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所注者。而猶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注之力爲書。則以古人重于視其述。而後人輕于視其作也。故予鈔三注。而重有感于述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于三子。世焉柯居。曰已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爲注矣。直爲注。則其次視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爲矣。有人人焉。欲起而爲之。已而卒無不爲。爲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于所以爲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爲智者之所不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下粟。強半仰于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中于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復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爲奸民利。吾楚滄孺袁君。佐計大農。爲疏理十議。大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期十年套盡。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卽以君往。往有

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矣。如沈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雖進口頭紙上。鑿鑿必可經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爲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中撓之。君不爲奪。曰銷藉引之說。無所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于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強其所苦。盡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引聚責于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二百餘萬超掣之商。不妙于害之中。開之以利。妙于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甫具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萬。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桁楊呼囂。不聞于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在逋。則舍逋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向謂其不可爲者。見其爲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而疑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蹶爲程。今貴人而抱沈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起爲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拜藥。投軀破產。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久。費之不吝。而不以國醫酌之也。豈有是哉。大抵人見謂不可爲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人第懼其難。及爲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豈能一一告人哉。夫

法之極簡明。未有不出于極深密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爲愚者之所共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所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見。獨鹽法乎哉。抑聞之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顧躊躇。乃在遊刃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有絕。不與人同者。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之後也。難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獨鹽法乎哉。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于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崇。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如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臥。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况其下此者乎。夫文之于趣。無之而無之者也。

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真學問。真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謾謾然于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己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于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卽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策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

詞林海錯序

今夫饗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達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徵諸田。畜徵諸牢。鮮徵諸陂。果與蔬徵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異。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人夏茂卿。

著詞林海錯。快心悅口。乃遂至十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蟹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瘡。不經見故也。而洞庭白小。風俗以當園蔬。閩之簞人。噉江瑤柱礪黃。與魚蝦無異也。茂卿舉孝廉不仕。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胸中暇整。出其餘地。蓋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于海。猶之田之穀。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也。世人讀茂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夫廣貯迂搜。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類。宜滯化腐。通彼我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者事也。蓋有通識慧心焉。三家村中暴富兒。見貴客至。傾筐倒屣。剪砌餽釘。几案陳陳。而寒窘之氣。常見于卒遽之中。高明之家。座客常滿。妻妾童僕。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而門以內常覺充然。客不敢逆其中之無有。此暇整之說。其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煙朝暮。竹柏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爲山水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

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通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遊。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予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釋其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辟之弈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子也。能使縱橫取予。極穿插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跡。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理趣相生。權實相馭。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生乎蜀可也。

二十一 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夢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於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非好

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閉而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余所謂采緝者。鉅釘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倖之一而操之時義未易言也。

隱秀軒文集

序一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而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吊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趨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疎。則變素。恆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

才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勁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前。况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名曰韻詩。辟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近白下胡彭舉創。以寓其游戲棲託之意者也。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識之詣。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能無斷缺補湊。雖創胡取焉。彭舉古澹閒遠。周覽冥搜。孤往高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不失爲彭舉。夫風雅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

曹公壯去三百篇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諸體詩。輕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孟之致。居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晦也。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毓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權自命爲知彭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齋集。顧太史太初序之。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着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

子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所以遣愁。若善權者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儻才。奇情。孤習。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絕不挂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卽不甚劇心。然亦駸駸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椎。椎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往。意不可一世者。苟其人真有慧性。俊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之輕其少者。旣不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往之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倔強跳蕩之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嘆也。伯孔爲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而予間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泚頰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詩。何以遂有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子不齷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苦讀唐以上詩。精思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與予札曰。向聞子言甚善。子細檢吾詩。某處爲唐。某

處爲近人。爲近人者。抹殺之。某處乃爲伯孔子序。吾詩序其爲伯孔者而已。予益奇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爲伯孔者。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一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博浪之椎。能奮於矐暗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之以子弟臣隸之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暇日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予將以折柬招譚郎。視予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爲明人。而口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子。曰。子誠楚人也。夫不爲明人。而爲楚人乎。子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爲石公鍾子者。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不異人意。願子廣之。伯孔笑不答。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

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翫繙藉。頓挫沈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章章甫詩序

庚戌予舉南宮時。禮俗如蝟。座師雷何思先生。偶試余毛詩六義。予次第奏之。先生顧笑。吾以占子胸中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予媿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都讀書作詩文。不以爲玩物適景。而以爲消閒習苦之助。然予聞曹耳。予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無所不入。歷試奇蹇。去而爲廬江令。精力于職。見以爲理劇治煩。有上下聲。而顧不廢詩。能舉其舊業。守而勿失。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嬌之故。爲秀才則妨舉子業。居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爲秀才與

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于淫靡浮嫖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移而歸之詩豈不寃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慎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帙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蓋有悠然于胸中者而能精力于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慨於天下之莫己知而姑求知於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己而求之天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自壬子後始能爲孟和始能爲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爲必然者也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爲而物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然全金石草木而爲藥可乎若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在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壬子前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爲富有

日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廢。孟和寧爲此不爲彼。曰知己不在是焉。吾所欲知已而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答。孟和問予。予亦不能答。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賭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五十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慧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玄覽集詩

玄覽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覽于玄嶽集也。序曰。楚蓋有參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

蓼山奇過五嶽而名位遜之。則玄之爲也。不佞楚人。官以行爲名。其于遊頗便。乃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蓋與弟恠及友人譚元春。

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予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興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亦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其不必傳。亦請爲茂之一自序可也。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之嶽曰衡。曰蓼。衡較遠。至於蓼。與譚子無歲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蓼。而不予待者。一待予往蓼。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蓼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期往復之言。求信于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遜。及自讀岱集而喜。妙緒佳言。真不盡於一人一事也。然微舟則岱遊幾

不成。予其何敢忘舟。故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岱記及詩在其中焉。曰舟嶽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首。合刻之。

西陵草序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生家。爲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自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至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鏤乎。二遊洞之峽乎。觀世音畫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蓋用我全力付之一隅焉。故也。鍾子語譚子曰。吾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有全力焉。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逸。始放之義。何居。胸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卽所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了然於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詖淫邪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文。以爲有破轅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樸。以有道者也。惟袁

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卽孟子之所謂辨也。辨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詩文集二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鷲。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歟媚。能振世。其氣宇閒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一篇有之一。一句有之。雖己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爲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于後。而姓氏或不

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爲詩。則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爲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先達。闡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爲名無損益于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爲之不虛。而力爲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爲詩之所止。彼闡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于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于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爲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皆不出此。閩有畫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爲詩似其爲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于同能。而兼長者。遜其專詣。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有聞于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啣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爲不及。獨往不已。寧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爲詩。不能有名于世。則已。幸而有名于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爲之深省內愧焉。予以虛其心。而實其

力其亦可也。

黃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于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無踰于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討其山水之爲清溪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謂人情私于所至所見。而不能達于所不至所不見也。云爾。及觀吳越人之游白門。與夫遊而不欲去。乃有甚于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于所至所見而已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胸中一往悠然穆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仰于金陵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于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胸中一作炎冷遠近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蔣陵中。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今真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予嘗誦其遺物悼遷斥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冲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于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檢諸集。觸以其在白門者。委予爲序。似若有所私于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予之有私于白門而欲遊且止于斯也。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熱者如是而已。予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達于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絀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斂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

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水汨沒。山林宵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迫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爲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而真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者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者也。

潘穉恭詩序

予已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癸丑舟泊江上。有持刺逆予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穉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真州訪之於其家。客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病未嘗不序人詩也。穉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一脈。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鍾子竟陵人也。予始遂巡踟躕。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

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于愛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于警人。傳之或遂爲口實。元長之論是也。頌釋恭誥元長。請爲劄此竟陵之名與迹。予序子詩以報子。釋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釋恭生新安。居於真州。真州爲燕齊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酬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履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於聞見之不博。歌兒舞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酣。而釋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有兒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所以交資釋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釋恭富有日新。挫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今之嘉樹林。則釋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真州也。橫山社。則釋恭之橫山社。不曰新安真州也。燕遊草。則釋恭之燕遊草。不曰新安真州也。予以一帙從釋恭後。請告元長。爲劄竟陵之名與迹。而日孳孳焉。釋恭許諾。

徐元歎詩序

惺論詩。人罪其苛。苛于今。亦苛於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斯之謂苛。夫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恕於己。而無損於人。惺雖愚不爲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惟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爲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者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於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問予。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也。予苛於今。亦苛於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畫乎。予於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字畫元歎。予亦何讎於元歎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爲可。今未踰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也。其故可思也。

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家嗣。而吾師鄒彥吉先生之僭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玄度並稱。予過錫山。不及見其人。聞其言。讀彥吉先生所爲志銘者。卽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爲詩。乞予序者。卽其言也。鍾

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始竟。竟而嘆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能待人者也。故人之年。卽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孫爵祿之成者。其爲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器業之成者。其爲福也。清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而獨有年。年而得待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疊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疊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無成。其說曰。人之爲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名入。才入。與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實之不復浮。不待年而成者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疊生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遽平。浮者之不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無強。無離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以持其名。其才其興。而名與才與興。不能自持。故其所成異也。年之爲人福也。爲其能待人有成耳。如疊生之文章器業。不待年而成。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予長疊生一歲。束髮爲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慧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際。忍淚執予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獨一生詩文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見

曼生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予序。予雖老而不死。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予之讀曼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而後竟。竟而嘆焉。有以也。

南州草序

昔人賦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體用兼華實之言。惜今人所謂立言不朽者。直以詞賦之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此不講于經國二字之義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于事。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以空言終者。凡此皆文士之文。不足道也。世不有已見於事。又能出之爲言。意所已及。手能追之。足所既至。口能道之。真至暢達。按之有緒。讀之成章。使天下謂用世者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欲求其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兆徐德夫先生者。今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之事。因而有兩爲令之文。已爲南功典內計。稱平而核。有考功之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有光祿之文。其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爲記。爲銘。爲諸雜著。而統名曰南州草者。姑從其姓以爲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概。原本舊章。錯綜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據。不敢目之爲文。而要不可謂之非文。

既已謂之文矣。而終不敢直以爲文。愚嘗謂文莫盛於漢。漢有兩司馬。今概以文人目之。若長卿之文。吾所直以爲文者也。至于子長之史論。河渠天官封禪。以及春秋戰國之用兵。衛霍李廣之禦虜。本末原委。今之職其官。當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者乎。今概以其文讀之。其最枉者平準一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相因相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生財。鬻爵鬻獄而不效。鑄錢制幣而不效。酹金勸輸而不效。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傳收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羨于富厚也。豈不謬哉。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之。或已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業。爲不朽之盛事。予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既見于事。又能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人。爲此一種之文。于以紓經世者之氣。而服文士之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錦以飾婢。工以嫁婢。而拙于嫁女。金錯以飾櫝。明于售櫝。而暗于售珠。若夫女如尹媿。何妬于文錦之婢。珠如隋卞。何妨于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文止此乎。未也。公之事聽于官。其文聽于事。公爲京兆。有京兆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多故。嚮用方新。由是而之焉。居是官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有已也。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爲詩也。猶粵之罇。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爲異。而不能不爲詩。非真能詩也。非真能詩而不能不爲詩。則當其意滿才窮。嘗有時乎不爲詩。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予異。程惟德之于詩。無時而不爲者也。甲寅。惟德以予官於北。持其詩。陸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若相避焉。今年辛酉。予官于南。惟德又持其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後不敢爲詩矣。又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不敢爲異之故。起而爲詩。則其於詩也。福德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爲之致書於予曰。惟德詩可愛。其人可敬。君又得一徐元嘆矣。徐元嘆者。吳人徐波。予已未遊吳。所特許其詩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胸中挾一徐元嘆以來。謂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前事也。士隔三日。時勢興願。爲之一變。況二年乎。卽友夏此語。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爲詩也。且非獨予不爲詩而已也。去年予弟恠死。其秋予病亦幾死。元嘆遺予書。以生死事大。戒予爲詩。而勉予學道。其言絕痛。元嘆忠恕人也。戒予爲詩。必以身先之。元嘆之不爲詩也必矣。而予又安能使元嘆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予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又爲之

序也。

留臺奏議序代

留臺奏議者。緝庚戌咨中所選南臺諸臣奏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某以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于今庚戌咨中。留臺奏議。而重有感于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所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選隨俞。隨就列。自神祖末年。鄭重遲迴。幾與大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旨。不知者曰。上實有所疑。知者曰。上實重此官。而用之如不得已。夫疑之與重之。九天之上。九淵之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上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顧在留臺難言之矣。留都與燕京並稱。其于春明門外。猶然天涯也。匪惟九關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周。而諸臣之耳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京都之名。而形近于省會。官有近臣之責。而勢疑於外吏。卽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彼身當乎此者。其胸口中豈可全恃此四字哉。今觀庚戌咨中之在留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其言若而篇。近自宮府。遠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修廢。言人人殊。其間水火之相濟。而琴瑟之互調。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出之以不敢自輕之品。自不可掩于筆

舌之中。而或可得于語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鑒之者。雖然。爲臺臣難。爲留郡之臺臣難。爲留郡之臺臣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郡之臺臣尤難。故某于序留郡奏議。而重有感也。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人不詩矣。卽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爲詩者幾人哉。定如于其時。退然不與人爭。默然若有所待。及向之爲詩者。興盡而返。屬厭而自止。定如且成進士作令。而陪郡儀部郎。予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月之綽約。賓朋之婉孌。幽獨之閒適。予鮮不與定如俱。而詩隨之。予始言詩。定如虛心相聽。及定如一語之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俊。不可以爲詩。予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詩終不能工。定如恬朴人也。于世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而定如詩獨工。世固有不必豪。不必俊。而能工詩者。吾請以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于靜與厚。

者正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爲事之所不可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詘于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詩以之自廢。其興其廢不出于性情而出于聲譽。于詩何與哉。定如之退然默然也。其詩固久已足于中。其出而爲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曰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自止之時也。予與定如同里。矢相與以詩老。肯聽定如之盡而反。屬厭而止哉。然則定如之詩未可以陪郎草量也。其曰陪郎草者。自題其作陪郎詩草也。

隱秀軒文集

序三時義

李生時義序

夫以李子而肯爲時義。奇矣。以李子爲時義。世必以爲嶽審歷落。潦倒昌披。似其爲人。乃李子顧有時詳言安步。喜爲儒生誦說。故李子之奇於爲時義也。奇在乎不盡出於奇也。使李子必以盡出於奇爲時義。則亦李子之常耳。烏在其爲李子時義哉。梅子庾曰。李子時義勝于詩。談又勝于時義。李子有怪才僻骨。其出沒起止。大要與世不相蒙。李子年才二十五六。青衿緇鉢。韋筆墨之徑。屢遷易而不爲煩。速往返而不爲幻。其脚跟面孔。種種兼人。嘗戲謂李子得中壽。計無復可着之脚。無復可換之面。應取前段行徑。更番數過耳。且世界中又烏得無李子。介乎前者。且有無限不快之人。與不快之事。言之則傷體。忍之則衝喉。李子時以憤譴狂慙之致。發之此時。笑哭不得。喜恨俱難。即李子何利爲之。徒以談說爲周慎君子。服勞代怨。博旁觀者一快。此時覺世界中着一李子不厭其多。世之不能容李子。與不欲取李子者。大底皆周

慎君子。夫周慎君子。又烏得無李子。徒以一言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烏用李子爲哉。與其僞也。甯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誦說爲時義。由是則可以盡其怪才僻骨。而有所不爲。李子安得以偏蔽之。夫士之爲文作事。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者。賢者固不可測。當別有一副心眼對之。李子自有倉腹間劍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論其人其詩。論其時義。嗚呼。又烏知余之論李子時義也。非所以論李子之人之詩也。

文天瑞詩義序

詩之爲教。和平冲澹。使人有一唱三嘆。深永不盡之趣。而奇奧工博之辭。或當別論焉。然秦詩駟鐵。小戎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較獵諸賦。所不能贊一辭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奧工博之致。學者不肯好學深思。畏難就易。概託於和平冲澹以文其短。此古學之所以廢也。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沈之思。其所爲詩義。蓋猶有秦聲焉。然有寄情閒遠。託旨清深。又使讀者想見其兼葭白露。在水一方。不可遠近親疎之意。天瑞之爲詩義。蓋聊託於駟鐵小戎之音。使世之學者。知有此一種之詩。以廣夫畏難就易者而已矣。而和平冲澹之教。卒不

失焉。是則天瑞之所爲詩義也。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喜者。正不佞所欽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黔錄小刻引

已試士於鄉而奏之上。有錄錄其文二十篇。宜皆出於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凡二人。主者初試於書義。取其一。其三副。問之於經。主者取易書副。則春秋禮記詩二義。或分焉。再試主者論一副。表一三試。主者於策取一。問三。問五。問副。又問之前後二序。又分焉。近議仍用士文。貴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又文之曰。不莊也。不裁也。敬之道也。猶之相服。不可入朝。而要襪之。不可廟見也。其義一也。乙卯黔試。惺爲副其錄。衷舊新例爲之事。竣而途而里而郡。欲得而觀之者衆。度險徑輕裝。不能多齎。則別爲小刻。刻初試文。凡九首。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焉。已登於錄者爲論議。一詩。一春秋禮記各二。其職也。書一主者命之也。作而未登於錄者。論議又一。與錄微異。禮經擬而未出者。義又一。以自試也。先士也。其存之者。不棄其力也。殺其幅。約

之使輕也。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者，亦不能多齎之意也。然則錄幾乎廢與？曰：烏乎廢？有三三試之文及序在也。

蕭伯玉時義序

國家以時義取士，士之見取者，不必其皆至也，必皆至而後見取。士之見取者，其與有幾哉？士之見取也易，而時義之求其至也難。何則？取者命，至者文。然不知命，則其爲文亦必不能達其才之所能。如此與其意之所欲。如此以求其所爲至，今士之爲文以望取者，其文原未至也。一不售，以爲吾文已至而不見取，則亦不必其至。相率爲苟且卑淺之文，以庶幾乎一取。嗚呼！此無論文也。其爲文之意何如哉？文體士習之所以日壞者，大要皆此一念爲之也。吾友蕭伯玉，以文名世久矣。丙辰捷南宮，明年壬戌治裝入對，寄其所爲時義於予。予得觀之，欲有所奇於其格，不奇不已；欲有所精於其理，不精不已；欲有所厚於其氣，不厚不已；欲有所奧於其詞，典於其事，不奧不典不已。予爲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奇之精之厚之奧之典，卽能之而有所不敢，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爲文之至者，不必其見取也。云爾。由是雖不敢爲苟且卑淺之文，以求其見取，亦不能不調之使和，收之使近。然予之偃蹇諸生，世莫能有過焉。其卒見取者，豈調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意，以爲文之見取者，不必其至。至者

亦不必其不取。至而不取。而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見取也。與予同。而其早得過之。伯玉蓋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伯玉之文之至也。夫一時義耳。必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至也。則其至可易言哉。

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內自快於己。外以有名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贏也。明重時義。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內自快於己。外以有名於世焉。則其贏也。贏者。數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有以自處之謂也。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內以自快於己。外以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則退而無以自處。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者。誠未嘗確然見其人。然其得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有不可言。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爲王唐之文。而其文始絕於世。嘻。其甚也。吾友沈雨若。高才博學。奇趣深心。善詩而工時義。然而恆病。病幾不能就試。就試矣。吾爲之喜。已而試不中。吾私爲之戚。雨若亦若有快快者。子爲廣之曰。夫時義之工不同。有工而不必得者。深險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必不得者。高華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必不得者。幽寒艱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靈暢溫秀之

文是也。子之時義機靈而局暢。氣溫而色秀。未嘗操必不得之具。子何憂焉。子不嘗作詩乎。子不以子之窮罪詩。而獨快快於時義者何也。世不以詩取士故也。時義之於科名。有可以得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時義之於科名。工者不必不得。快快於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詩之心作時義。期於工不期於得。吾見子之文日益工。而卒亦不必不得。觀子之文近春夏。而子之意常涉秋冬。夫春夏者通之象也。秋冬者塞之象也。養子之爲春夏者。以待其通。去子之爲秋冬者。以勿疑於塞。爲子計者。不亦兩得乎。雨若曰。吾非快於文之工而不得。退而無以自處也。吾所爲快快者。念吾幼而孤。倚祖爲命。間關教養。集藜茹蘖。今齒長矣。長此安窮。前後顧影。私心不能無少望。自今以後者。得失一勿敢問。專待子敍以不朽吾文耳。夫得失一勿敢問。而專待一序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謂以作詩之心作時義者也。子得之矣。

劉生制義序

子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子者。然子於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既以文請於子。則其譽之也必悅。即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穆卜常願其佳而不願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爲罪。然

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其大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之道。利用譽而不利於規。然使其文真可譽。吾亦何必規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數者。而出之以虛心。不子無所知。千里外殷勤啓請。至再至三。由是雖規之。諒不子罪之。乃伯之文。斟酌才法。影略情理。種種佳處。雖欲不譽之而不可得。使子有賞心之樂。而又得免於遠心之悔。伯宗惠我已多。嗚呼。此固子之私禱。穆卜於四方士而日日以幾者也。

陸生制藝序

謝太傅問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答云。一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堦耳。此孝友至性人語也。夫子弟誠不易佳。佳矣而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則亦不知有佳子弟之樂。予先世篤於兄弟。蓋三世同居。子有弟四人。皆頗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則予孝友不至之報。而予同年陸君啓。終鮮兄弟。攜其從弟君騰。官刑曹五六年。須臾不忍去身。予初見君騰時。年可十四五。警婉可念。君啓教養婚姻。父之師之友之。又二年。見君騰氣英而純。神朗而淵。骨秀而實。所爲應制文。闡入吾輩堂室。君啓輒舉以示予。芝蘭玉樹。非唯植之庭階。迨其扶疎森挺。且引客共賞之。何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樂也。予與君啓同有愛弟之癖。然君啓有弟一人。而不勝其樂。予有弟二人。而耿耿負痛。自無而有。與自有而無。予與君啓所遇有幸有不幸。而

其不失爲愛弟則一也。君騰又贈予詩。波瀾老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伊之句。從此法古匠心。好學深思。當以詩成家。昔張九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少此一段不得。況自其家有之乎。然非君啓不知有佳子弟之樂。非予不知君啓能有此樂。以是知父兄弟間。能有讀書爲文之樂。忘窮而忘老者。皆孝友至性人也。

隱秀軒文辰集

記一山水一

中巖記

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隔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連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冥壑複磴。竹樹蒙籠。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卽水月樓。樓趾齧江。寺冠之。由樓視江則已類。由寺登樓乃反降階。階垂窮與樓湊。階代樓爲梯者強半。揣本齊末。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寺趾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摩磴如蟻。數折爲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百仞。立而微頽。潭漱其脛。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書可模。並壁行數武。爲羅漢洞。洞低曲僂而入。如行牛角中隙處。稍右則爲伏虎巖。鑿巖爲十千萬億佛。如恆河沙數。巖半之跨壑爲一小石橋。銜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竹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流杯池。一曰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魯直大小二石刻。壁間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

各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緣磴行。與步數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度可四三里。乃復睹前饑巖佛象。須眉歷歷可數。才隔一壑。尋壺可度。疑前此一段途徑可省矣。大抵喚魚潭以往。行皆並壑。石壁夾之。若岸壑。若溪。藤蘿虧蔽壑中。若荇藻老樹。如槎根。若石猿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耳。諸峯映帶。時讓時爭。時違時應。時拒時迎。莫短避就。准形匠心。橫豎參錯。各有妙理。不可思議。又行里許。踏蹬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三石筍不遠。所謂諸詎那尊者。引牛頭僧持鑰扣石筍。筍開得低頭佛盜珠是也。鍾子曰。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視上。頂踵腹背。其石脈皆當爲筍。筍隙且平處則置屋。仄則鑿磴。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見江。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刹。雖一居之內。前軒後寢。纍纍綴高壁。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通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趾後竟。卽摩前頂。石筍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筍屹如浮屠。與中分者而三。實一筍也。人直指其巋然三峯者爲石筍耳。筍上。宋元刻亦多俗書。灾石者亦復倍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一日。曉霽。與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巖焉。禮諾詎那尊者畢。說偈。偈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曰。未必衣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遊戲。不管山僧往來。說偈訖返。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樓櫓。出沒晴嵐。雪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子美遊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裏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七人縛竹爲亂。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曰。姑舍是。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駁夾砌。數折卽修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置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沈着。且甚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轟然頽江者。曰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

非此峯也。左眺稠稷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雪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干削壁者。卽今着脚處也。降自雪峯。復透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恬。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滌迴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綠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觀浣花谿題榜。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

爲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之於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馨折喧溢，迫暮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鍾惺記。

遊浮渡山記

遊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峯，歷會聖諸巖，而反於金谷巖。蓋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起金谷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茲遊則吾友廬江令章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古度茂之、程徂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漢河，去山十五里，已見橋山。橋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橋也。行數里，卽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明鏡塘，卽金谷巖開倒景也。仰獅子石，傍頰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可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廚，不可入。姑舍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右頰抱龍峯，置屋弘整，最當山之豁處。縣溜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卽大通巖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整下注，若出噴壺中。腰有石

關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邊石。擊之哄然。處處皆聲。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雞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繡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蛇井。綠蘿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葺中得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難矣。再折而上。即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橋山。元登嶺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柳峯。諸山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雞洞。圓朗壁上。其下卽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樹煙。時從洞出。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始見橋山。雙塔映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洞。洞左則會聖巖也。卽遠錄公與歐文忠說法地。巖背金谷。又當山之谿處。望橋山則益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廡。右有翰墨泉。泉流枕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雲錦廓矣。舍之。左折爲翠華巖。又左爲陸子巖。巖額卽陸子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鈞。與黃安時輩遊此。易皇甫巖爲今名。事詳金谷題壁。中巖內。石曰枕易。泉曰活生。縱橫十餘丈。前有竹一面。朝陽洞在竹外。又左則垂石覆出。如廊者數十丈。循廊出龍虎關。關當廊盡處。亦一巖也。三石柱。下上環生。如鼎三足。開三門焉。故亦曰關。自會聖至此。巖列如比屋也。左折稍下。卽雷公洞矣。舍之。躡石龍峯。峯又一大堤也。偃仰

如龍石苔鱗如介。如昂首橋山。夭矯欲上。從此下。彘中。則往華嚴寺道也。從人請宿華嚴。便僧寂教曰。不可。宿華嚴。卽明日雨。是置張公海島。以往諸巖洞矣。俱善其言。舍之。從石龍下。四中行。寂教者金谷僧。年十二。頭眼不凡。神在山水。茂之從。洒掃內得之。故所在與俱。乃遶胡麻溪。入阮君洞。壁行磴受趾才半。壁高百仞。石浪如海。曰海島巖。仄而上。得蓬壺洞。會聖隔嶺。在壁外。望之如長城。而橋山見會聖前者。始兩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爲兩。出憩阮君洞口。尋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巖道也。巖亦常山之豁處。出巖下。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婦。大抵浮渡。無巖不樹。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尺。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石史也。遂反尋。遠雲梯。梯就石爲磴。橫豎柱直。甚有思理。磴盡升嶺。卽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隨步鏗然。響出於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望雲錦廊可卽。日已久。舍之。由三曲洞。反會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鯉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詩曰。已從浮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於壁。次日雨。出石龍峯側。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飛瀑。雨後漲。

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目中。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彛中道至華嚴寺。望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益盛。乃沿如來峯。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逾古。文稱之完好可榻。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觀飛瀑。真浮山第一水也。右石則垂虹井。巖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爲綠蘿菴。菴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關。登妙高峯。峯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踰蹬竹石。鈎巾枳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景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甲寅二月念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蒼蔚。三十五大字於石。反至首楞。徑已夷矣。乃遊人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遊。以此始。亦以此終之。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不以終者。華嚴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無所不見者。檣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也。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峯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庭室者。又金谷大迪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幾不至而至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

聖也。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鷄朝陽晚翠諸處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失而俛得者。雷鯉之紀遊。陸子之題名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辰集

記二園館

尊聞堂記

夫名堂者。欲傲人以所不聞。則必取于意義要眇。景事新妍。字語險晦者。以爲佳。吳德聚之名其堂。以尊聞焉。何居。鍾子曰。吾蓋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吳子非無聞之患也。業有堂矣。登其堂。有友朋焉。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師事者若而人。肩事者若而人。是以人聞者也。登其堂。有圖書焉。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徵事。取諸子以辨學。取諸集以敷文。是以言聞者也。登其堂。有器玩焉。若鼎以志怪。若爵以戒貪。若盤以去垢。若欝器。金人以持盈。守訥。是以器聞者也。吳子非無關之患也。世固有離索寡陋。蔽其耳目。聞一人之勝乎已。一言之幾乎道。一物之驚于心。而油然有所合。恂然有所艾。如夢之覺。如醒之醒。如亡之歸。其所聞者。人所習聞者也。人所習聞而已。創聞焉。則異之。彼習聞者。顧反玩焉。玩則不尊。不尊不信。不信不行。故吾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尊聞之說。發于曾子。而董

子述之。董子于漢儒最稱純正。然其所作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多外家言。董子非不足于奧博奇聞者。而其告君一依春秋天之旨。非六藝之科。孔子之書。無使並進。對江都以正誼明道。而絀功利。正身率下。家居不問產業。抑何斷斷也。若董子者。真尊其所聞者也。苟第驚于奧博恢奇。傲人以所不聞。則何不取于所聞之要。眇新妍險晦者。以名其堂。而以名其堂曰尊聞。夫能傲人以所不聞。而不能行人之所習聞者。固非吳子之志也。

梅花墅記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氏皆園也。烏乎園。園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爲渡。豎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遊人。無非園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園也。身處園中。不知其爲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後知其爲園。此人情也。予遊三吳。無日不行園中。園中之園。未暇遍問也。于梁溪則鄒氏之惠山。於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園者也。然不盡園于水。園于水而稍異于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淞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有江。江之名復見于此。是。以其爲水稍異。予以萬曆己未冬。與林茂之遊此。許爲記。諾諾至今。爲天啓辛酉。予目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

雖有成竹于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遊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予目。大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暢。墅外數武。反不見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園。開扉。垣步過杞菊齋。盤磴躋映閣。映者許玉斧小字也。取以名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往。橋之所踞。石所臥立。垂楊修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予詩曰。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映閣所上磴。回視峯巒巖岫。皆墅西所輦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眺。見廊周于水。牆周于廊。又若有閣亭亭。處牆外者。林木蒼藻。竟川合綠。染人衣裾。如可承攬。然不可得卽至也。但覺鈎連映帶。隱露斷續。不可思議。故予詩曰。動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寒渡曾不漸裳。則浣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西洞。憩招爽亭。苔石嚙波。曰錦淙灘。指修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爭日。往往可卽。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之。予詩所謂修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潤氣上流。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映閣乃在下。見立石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于水者。方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沿綠朱欄。得碧落亭。兩折數十武。爲庵。奉維摩居士。廊之半也。又四五十武。爲漾月梁。樑有亭可候月。風澤有淪。魚鳥空遊。沖照鑒物。渡樑入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百人。留歌娛客之地也。

堂西構結竟觀居。奉佛自映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由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北爲樓。以藏書。稍入爲鶴齋。爲蝶寢。君子攸甯。非幙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閒堂之東流。有亭曰滌研。始爲門于牆如穴。以達牆外之閣。閣曰洪華。映閣之名。故當映此。正不必以玉斧爲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卽至者是也。牆以內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潔。花實則雲霞亂彩。池沼則星月含清。嚴晨肅月。不輟暄妍。予詩曰。從來看園居。秋冬難爲美。能不廢暄姜。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遊覽。四時之氣。以心准目。想備之。欲易其名曰貞姜。然其意淳泓明瑟。得秋差多。故以滴秋庵終之。亦以秋該四序也。鍾子曰。三吳之水皆爲園。人習于城市村墟。忘其爲園。玄祐之園皆水。人習于亭閣廊榭。忘其爲水。水乎園乎。難以告人。閑者靜于觀取。慧者靈于部署。達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曰。何以見君閑。一橋一亭裏。閑亦有才識。位置非偶爾。

隱秀軒文辰集

記又一 山水二

岱記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爲岱也。然世所爲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爲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今漫然以爲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爲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歙吳康虞。惟明暨其孫景念。閩林茂之。古度與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望。望山之蔽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里。行二十里而後爲州。出登封門爲岱之足。以四人腰輿背徂徠汶水並澗上。澗周於左。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意爲岱。岱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惘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由石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之路而已。俟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往。時與岱一。時與岱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一之二之而又一之。實俊物也。過此則歇馬崖。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磴窮

而關者。以祠玉皇。登之。面徂徠焉。降自關。以嶺名。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邃者。曰黃峴。降而至。此始知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門。然計其端與嶺略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回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又上。乃得小天門。秦五大夫松在焉。具官而已。至朝陽洞。偕過半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而欄者爲崖。梁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橋也。至此。反顧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鴈次相傳。坐而臨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簾。而石經峪之石。不能盡有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自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路。而不必留。卽不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留焉者。皆過而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久。又若欲待其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度可四三里。念輿差逸。而聽於人。且神懼焉。與形勞正等。勿甯步而聽於已。乃以其身與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步所不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輿。輿始四人。去其半。橫行如蟹。已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者更端。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謂後石屋者也。松戎戎巖上。欲往。計其邃廣。可專一日。遂不住。宿焉。風定。觀月。作宿頂候日出詩。夜分童報氣。與於東方。蓋氣也。以爲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能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盛。又以爲日。此而日焉。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從碧中起者。日也。脫於碧者。半天

海所交。水風窘之。反不能圓。赤盡而白。白斯定。定斯圓。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光下屬碧落。目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混。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署作觀日歌。乃觀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予猶疑其整。玉女池。石甃之。肅焉沖照。稍憩。定黃華洞。計則循所由至頂者。得仙人橋。壁不屬者丈計。三石九鉤連而橋焉。橋傍石如砥。坐而望汝泮。居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之榜雙流翼注四字於石。過舍身崖。視橋加危焉。欄之。其上疊石有類人。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經日觀。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玉皇頂不入。北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乃爲盤之終。曰三天門。則世所爲岱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宮。禮元君焉。憩於署。俯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花。徂徠北面益莊。傲來侍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今反頽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爪面面。岱亦無以禁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煥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李斯碑。皆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四年。御制并書。書作漢隸。字專數寸。闐然而光。留不欲去。而其傍有蘇頌書頌。俗子以四大字奪之。恚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也。念日觀峯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候日出。至孔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門者三。西天門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茂之題石。有風定烟歸。日恬心霽。二語。門可出。壑

其下萬筍怒生疊起。最外予自題云。立石如屏。下視植枿。忽憶白帝城望江中淫預石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峪。越觀峯隔之耳。釋其峯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焉。高廣不數尺。然終以此冠岱。稍下則無字碑。碑無字。作無仞。松腋之左。左而半上。爲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有若廟。若寢。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之寄題曰。笋城中闕爲壑。石萬其峯。錯以松。松聚則濤。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蕩。層巒聽之。偃仰牽拂。不能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望齊冰雪。大要泉被於崖。日被於泉。松被於日。風被於松。仰日觀諸峯。如向坐朝陽洞時也。度其處。又當爲岱之半。降觀於壑。可直岱足。如水簾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亂。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弘整可屋。屋之。屋後爲壁。洞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石題之。曰岱不無松。松至此始濤焉。泉壑映蔚。奇爲幽豁。題訖反。仍作黃華洞詩。泐徑而半。仰八仙洞欲登焉。日入矣。予與康虞中反。以茂之往。得所謂峯如脊者。蜿蜒屬之。傲來。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拱中。其聲趾趾。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署。明日登越觀峯。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一意面徂徠矣。悚然內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謂松與泉者。童指其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舍人。上梁者。曰仙人橋。予聽之。始不惑。計其處半岱。宜與黃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向所念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常以黃華洞松

泉一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壁者。壁闕爲澗。折而壁複焉。則澗在壁外。至黃峴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爲澗。所謂曲且遂。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傲來。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傲來矣。稍下覆所爲水簾者。泉扼於石。冬齋之劣得不絕。爲聯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原。厥流斯養。石穹其中。俟時而響。岱實爲之。勸登弘獎。題畢而下。復其徑。得石經峪焉。石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經盡而止。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履之便。其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不著念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二日。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而升則分辛丑之夕。以禮碧霞。觀五花益登岱始事。降則分甲辰之朝。以登越觀。益登岱終事。鍾子曰。予舍舟而岱。登日觀峯。岱止矣。能使人意若未至岱者。歸循泮汶所注。濟水受之意。已無岱。察其原。皆出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緩急焉。負舟之水。皆岱所昇。是身已入舟而岱猶未已也。嗚呼岱哉。

予登岱於山。不敢言吳門周越也。斷自徂徠猪峯乎。於水不敢言海也。斷自汶泮泗濟乎。於典禮不敢言羲黃也。斷自虞狩乎。於石不敢言李斯也。斷自摩崖石經乎。遠而疑。勿甯近而信。

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人師其智。移而之冢。冢不可見矣。疑之以所不見者。淺疑之。以所見者深也。予作無字碑詩曰。民不可使知。亟亟欲其愚。噫。譎而勞哉。

帝王文。前代鮮佳者。明高皇帝征蠻。告泰山文略云。但欲瘴癘之方。化烟嵐爲清涼之氣。又云。予未敢輕告上帝。惟神鑒之。爲予轉達。又云。萬翼神靈轉達。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烟嵐。御製岱山高文略云。影照東海。巍然而柱天。又云。冬則寒氣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又云。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穩。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又云。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又云。蓋由太古之日。月。以至於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文輝。猿啼雲樹之杪。鶴並日觀之東。鵬鵠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昇。峯大哉。王言高厚古直。自不必論。其造語森秀。思路崎嶇。出其餘以作遊記。夫豈文士所敢望。

應劭漢官儀。非記也。然而人不能爲記矣。今其語爲人所稱引者。姑置之。如云石壁宵昧。如無道徑遠。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又云。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然遽頓地。不避燥溼。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其心目之靈。手口傳盡。且讀且思。爲之絕倒。可爲至靜至慧人道。

也。碑者山川之限也。碑不易佳。佳者尤不易古。今泰山自李斯碑後。有古於摩崖銘石經者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告守者審定佳惡。自當別論。至其古不古。一覆其時代而得之。初無難事。諸從元宋以三。雖不以爲佳。亦念其年壽而保存之。如蘇頌書頌。奪於林焯。四大字。然當去其字。仍大署石云。此林焯毀蘇許公碑頌處。明正其刑。以告愚忍者。後有所犯。按所壞碑之久近。爲其刑之差可也。

摩崖銘。銘因乎崖。石經。經因乎石。崖與石之奇。奇於不碑也。予之奇夫經也。何以過於銘。銘豎而經仰。崖與石爲之也。豎斯壁。壁非碑。而疑於碑。疑於碑。斯恆矣。然猶賢於碑也。仰則地耳。地而經。烏得不奇。碑不如壁。壁不如地。書之恆奇。不於書。而於崖與石。事有不可以埋求者。至理存焉。

遊何以不及西天門後石屋也。人人而言登岱也。西天門下矣。石屋又下矣。烏乎登。登非不下。下者十八盤耳。下西天門。下石屋。不成其爲下。下而又上。而上又下。是其爲下上者二。而無與於登岱之數也。有事於岱者。一上下之爲多。而二乎哉。

嶽宮有石刻十六字。蓋萬曆辛丑歲。洛人李士登筆。其文云。登岱顛兮。色光莫紀。想太初兮。山生之始。高深簡遠。似漢人詩。今人作岱遊。不知豫儲幾千言以往。而十六字外。

不肯益一字。吾最畏服。其立想之孤。而自作岱記。未免至二千餘言。詩若干首。內省媿之。歸檢仕籍。君爲河南洛陽人。舉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大參。生嘉靖癸丑。長予二十餘歲耳。予不遊岱。遂不知世有李公。吁。詩文寧少而不見。知於人勿多。而不自慊於己。世固猶有人哉。

闕里碑略記

登岱訖。謁闕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山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一事其文。不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檜之楷之矣。而姑以爲檜以爲楷也。碑皆在廟。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孫。卽融父。有曹子建頌。梁鵠書鵠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爲元常。亦非也。唐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數條。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撰文。張庭圭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妙。而廟碑定以篆隸爲莊。不敢自用。虛心敬事如此。碑皆弘整。可以善後。而碑側多宋元題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生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揚者槩未之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上存碑剝盡。纔得數十字。唐大曆新門碑。表孝智撰文。表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跌斷。今用以支

門子強搗之。不二年無子遺矣。宋元佳手甚多。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爲牆壁口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而此獸失職。金石之壽。不知木物理。甚失其平。孔廟孔林。不與岱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有力焉。吾友王永啓將督學齊魯。固此數物。司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曆二石。吾尤爲告秦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記。而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出方略。與前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搗之。釐爲數卷。曰闕里碑冊。勿漏勿濫。有倫有脊。此盛德事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宿集

傳

李少翁傳

李少翁者。名蒔。字德春。豫章人。居漢川。徙居應城。始自號少溪。年六十。老矣。人敬而翁之。呼之少翁。翁家世受醫。精脈法。冥思闇解。出授受之外。其人沈墨長者。入門無流視。無媒言。未嘗預問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箸腕上。形神忽往。久之指離於腕。徐以一二語發病者隱結。無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藥。猶掇之耳。余嘗謂翁診脈甚苦。而投藥甚快。余始不甚識翁。屬余季弟婦病風眩。狀類尸厥。舉家誼言瞑矣。翁至。眎其脈。治也。進一七而蘇。期以踰月。法當病如前。再進七乃絕。已而果然。余始奇其言。神其術。余後數搆奇疾。法當死。翁數起之。其它圭刀入口。無不隨手應者。余一日遊京山。飲友人王穉恭兄弟宅中。飲從容言。李翁國醫也。長者醫藥。己其病之狀若何。語頗悉。而穉恭尊君心計。警敏人也。願諸郎識之。身寧無旦暮緩急邪。屬歲逼除。余遣一童子持糲餼餉問翁。至則聞兩健騎從京山疾馳來。夜半迫翁去矣。余心動。得

無如向者稱恭尊君言乎。已而果聞穉恭母暴病。更數醫不愈。翁立起之。無何。其友譚有秩。內得綿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醫。於是穉恭輩競爲詩歌。揚之。翁得余輩墨池殘瀋。如獲重寶。所至人爭家之。念緩急可立應。而翁赴人之急。甚於己。百里外。中夜叩門。不以家累爲解。不以風雨寒暑爲辭。翁亦年六十。未有子男。期以此陰行善導。迎善氣。會歲兩大侵。疫鬼白晝攫人於市。翁糞藥如油。積片成塚。全活莫知主名。安問精。而貴家亦不惜解金爲壽。所入沿手盡。翁雖沈墨長者。饒酒德。多而不亂。酒後曼聲度曲。鼻息與喉嚨相發作音。絕類老弋陽伎。意態婆娑。坐客絕倒。翁性不忤物。不媿人以所不能。不傲人以所不知。醫負絕技者。最不利其曹。偶秦越人以此得不良死。而獨能安翁足跡半朱門。不傳一溢言對主人。未嘗暴僮僕之過。所遊病者家。酒法食單。豐約佳惡之數。不挂齒牙。其爲長者如此。

鍾子曰。余還觀李翁。非醫者也。殆幾乎道者也。余每見醫者坐而說理。口如懸河。考其實。如捉影。其神躁也。今世坐談者類是。翁爲人診脈。精神與病者往來。一之至也。與人處。使人意消。偶俱無猜。豈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目擊道存者邪。余有以知李翁幾乎道者也。非醫者也。

白雲先生傳

林古度曰。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

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卽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沈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懌者。閩人。林孝廉初文子。寓居金陵者也。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略云。昂壯夫時。尤著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卽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卽誦讀。工部閑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未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

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况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詩皆遜昂。然末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繼屢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官古愚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者。楚之文行君子也。始名惟德。更名如臯。字直卿。黃岡人。先生終諸生。以伯子。今戶科給事中。應震任。濰令考最。贈文林郎。故又稱贈文林郎。官古愚先生父福。福父永富。永富父政。政父清。清父守忠。守忠數世上。有避兵由鄱陽徙黃岡烏林者。乃爲黃岡人。母王孺人。夢麟入懷而生。因以字之。生慧篤。姿神端遠。稍長。厲志絕人。爲文有氣。里師避之。然益攻苦。夏簞於松下。冬則甕。寘絮加足焉。曰。以吾從衆。讀書進取。何必是。但吾以自鍊。使其骨可用。年二十九。始補諸生。丙子巳卯。試兩見格。然直指讀其文而賞之。悲其遇。後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終自以爲學不力。教授里中爲養。出其門。輒爲名士。舉進士。孝廉及廩於庠者。分國中。爲官

氏弟子矣。甲午。伯子舉其鄉第三人。先生始不得自歎其學之不至。將老焉。稍與其同輩匿於文酒間。手唐人詩擬之。然自出心眼。疾革。猶作重陽詩及信。則人任焉。制義其胸中如此。有孝友。至性所受。諸生月奉。備極甘溫。視寢膳無時安節。乃已。母疾時。伯子方患疹。舍之侍母疾。走望請代。居喪。孺子泣慕。終其身事繼母如之。尤愛季弟。同居四十年。季弟子孝廉受室。將析箸。泣數日。曰。吾乃生分。然愛益篤。孝廉幼清能文。教如己子。曰。弟姪一身耳。且老人之性。無不愛其少子。若孫者。吾愛其所愛。而代爲之所。亦以安吾親族子。或以歲儉自鬻。出金贖之。贖者凡四人。三黨存沒。待命者一。一爲計。必信必周。不敢以口惠誑人。束髮讀書。不能有所酬。心雖安之。而嘗隱然有憂天下之心。負經世方略。雅不欲出位。有所見其不平。而時託於家人語。以稍泄其微旨。戊戌。伯子舉進士。觀政大司馬。移書問大司馬何政。若何所觀。所觀何得。若虜。若倭。若緬甸。若獠。若苗。兵食充詘。將士備整。要害阨塞。俱若何。必責對。轉餉遼東。歸問遼事。如前曰。身到處。不放過。他日當事。不出此授宛令。手揭會典律。令予東解。曰。祖宗道法。常官謀斷。具是矣。女曹。平日有才。臨事有識。然掌故不習。則疑畏生。每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爲國家用。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作官亦有之。不讀會典諸書者是也。伯子退食。問其科條功課。以爲喜愠。又言。宛孔道飾廚媚客。若誠恥之。然古者峙糧肅遽。賓至如歸。皆必節愛之。主與廉慎。吏所

爲亦未有必忘賓旅而後爲節愛廉慎者。凡舉事依於誠恕，乃可久大，勿立異爲名。伯子拜受教，居宛數月，病，伯子不視事，猶促之出。先一月，召季弟往治木江陵。木至之日，則屬纊之日也。從容取筆書震也，常事雲也，作人耐煩二字，謹識之。雲，其仲子也。又言某某有德於吾父母，吾未及報，必勿忘。遂瞑。卒數年，而贈文林郎。又數年，而伯子拜戶科給事中。仲子及孫輩多以文行世。其家者，先生負峻節獨行，而於世無校，所傲居火，或謂公盍聞諸官，公笑而不應。豪侵其配程孺人，墓田倍予，直以厭之，其爲長者，皆此類。料事成敗，不失而不自幸。其中以爲功而折人過，出於實心，無已甚，使人嚴而不怨，久之，人人各自以爲官先生愛我，傷其前事而改德焉。至今思之，稱曰：官古愚先生。鍾子曰：予幼誦伯子應舉文，以爲有豪傑之氣。予成進士後，東鮮一紀，居都比鄰。是時爲庚戌辛亥間，予誠不識其意所在。然淵靜坦然，望而知其端人也。及癸丑，再入都，東鮮有所論事，中微制，大使人壯而敬之，對人淵靜坦然如故，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中心達於面目，又使人欲稱其言之美，而不忍發口。然世未有不如此而能爲端人者也。今惜不得起先生而見之，覩先生誠子數事，皆有本末。從學問孝友中出，東鮮用之，安能盡。嗟乎，貧兄之教子弟，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爲大學，止至善事朝廷，安得力臣而用之。然予察先生誠子之意，似見其向所攻苦自鍊者，決不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爲止至善事也。吾所謂先生厲志

絕人者以此。

蔡先生傳

蔡先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之活嶼人也。諱壽。字用明。以字行。更字晦仲。號見南先生。其爲同安人。蓋二十餘傳矣。始自唐季徙。多獨行者。曾大父彞舒。爲永春縣椽史。佐法平有法。如是而令牽於他。請欲上下其文者。公度爭之。不能得。曰。豈以我爲重。去此效齊虜。僞以養名乎。徑投筆歸。令感其誠。慰止之。椽史所持是也。何渠歸。請如椽史旨。世猶知庶人在官。有能。用去就存法者。自公始。大父環碧。以學行爲諸生祭酒。應貢不仕。年九十有二終。父秀鍾。事親孝。有子四人。公其次也。生而端慧。進止如成人。大父授之經。退務刺其大義。十七。母陳卒。慟感親疎。奉兄嫂。撫弟妹。各有情理。而家貧。父仍自食永春椽史。世其德。蓋永春吏舍一席地。人比昔人太學末坐矣。公內自念。吾父雖安此。然趙景真聞父叱牛聲而泣。豈必其父之不安於耕乎。致身顯親子職耳。遂慨然欲以經術自奮。家居常帶經而鉏。久之。配陳安人來歸。歸有婦德。勸公隨父之永春。安有子處而父出者。男子四方。父志也。矧父之所在。其子焉往。遂從入永春。授童子經。取月奉自給。歲暮。以奉易穀。具舟歸。適大稔。有港禁父攜公。請於令。令試而奇之。曰。吾何仲默。幼爲郡守。施公所知。以其父長者。爲亭長。故吾識不及施公。而若有子。不減仲默。勿以

俗學沒之。具束修令學於郡。孝廉傅君所。而公內兄陳堯俞者。名能古學。相與居。業益精。乙亥。出就試邑令。首拔之。補諸生。有聲實。舉已卯鄉試。故事。士舉於鄉者。親朋率望腹焉。以孝廉得請謁。有司居間故也。公恥爲居間。而其任爲親朋所望者。不敢以一身廉儉爲解。歲遊學。十九在外。配陳安人。以紡木綿佐食。是時。伯子復一年。十二矣。依紡車下。伏而誦史記。伊吾汨汨。從車聲燈影中出。公歸聞之。而喜可知也。丙戌上春。官不第。念父老且病。思乞一教職爲養。夜被酒心動。夢如身在經者。驚慟馳歸。父果病。病良已。己丑。始得補玉田縣教諭。抵延津。父仆至。一痛幾絕。復除。補閩之長泰諭。凡孝廉爲此職者。得題其銜曰。署明。其非守官也。外資其祿。而心厭薄之。公曰。否。有祿卽官也。何署爲。且署獨不得有所事事乎。其立教依經行。而以寬粟劑之。每出私錢具食。講藝所拔識多顯者。郡庠有某生。爲怨家所中。公素不識。廉其誣。爲督學使者白之。某生持進謝。辭遣之。甲午。聘同考試湖廣。所得士爲今光祿少卿朱君光祚。工曹郎馬君天錦。大參張君之厚。戶曹郎楊君世勳。侍御周君師旦。先後爲名碩。孝廉楊君繼哲。王君德純。史君繼勳。凡八人。進士者五人。焉。乙未。遷蜀之樂。至令。樂至在蜀西北萬山中。去閩萬里。是年。伯子舉進士。年始二十。公忽忽不欲往。雅不敢以子貴。薄遠官不爲。念始者欲用經術自奮。祿不逮養。庶幾要一命於逝者。遂單車之官。而陳安人用紡佐家食。大率如孝廉遊學時。至老死。

不知吏人婦之榮且潤也。至則道弗可行。候不在疆。入署。凡塵厚。而突黔薄也。公曰。令起措大。堪此易耳。邑荒土瘠。令之責也。奈何乎爲令。會有採木之役。木所產在夷。燹箐戰峭中。人獸迹絕。官給鑼募民役。懸格啗之耳。約事竣而給之。所以給之。端不可詰。民先出錢。所給多不能。離其直。桀黠者多相規卸免。後先相壓。單樸者始承其末。流官竟不得其要領。公下車。卒出不意。徵父老數輩。人給筆札。令疏注堪應募者姓名。各以所隱疾書。勿移時。勿交語。勿易辭。書已。卽收之。爲之稽糧冊。以知其賦之高下。證甲牌。以驗其廬之多寡。然後榜示占役者。於門丁弱賦。強則出金。助往募者。庠屨不任者。始得自訴。汰其實者。而扶其誣報。及妄求免者。乃更爲立補助之條。定番休之規。信給發之約。用大義諭遣之。民始勸往矣。木分三運。以十之六爲及格。公以滿十報人。服其幹。採木罷。尋有旱疫之青。多方勤撫之。然於豪猾無所錯貸。犯科者。豈以三尺。始終之。有當論訊。而扶服請贖者。公笑曰。若平日姦富厚藏。將用其餘爲贖地。故放意爲。非吾特與杖。困魚辱馬。顯示平民。使其神不靈。而其身不威者。獨恃此耳。邑故無制科。潔惡民入貲。爲臺司。椽史。意有所仗。視邑令猶屬耳。每謁令。令延坐降語報之。長刺公不爲禮。人謂公先世作椽史。能以法振令之弱。公今作令。又以禮抑椽史之強。易地皆然。其理氣不可奪一也。郡司李行部者。厲氣如直指。公故不習爲媚。會公所部監司。缺安縣兵備使者來署。望公意。

氣用餉爲名。檄責縣額。餉金未輸者數歲。庫有無礙金乎。姑取數百來。公大驚。歲輸。取庫符歸報。安得數歲。且金何名。爲無礙乎。必加諸民。令不敢知。使者氣塞。止不檄。然不能無失望。司李不得志於公。及前諸椽史不見禮者。依倚中之。會公捕盜獄未見。捕一庫子侵匿者。其人亡走。而公繫質其帑猾二人。膠食盜。及所捕庫子資之冤訟。御史臺御史知樂。至令無害。悉杖繫訟者。事亦白。而公以病乞休矣。主爵者竟用入賀。使者語徙淮府。審理東下。瞿塘。淫預如祿。舟蕩不可止。取石代裝。舟子歎焉。是歲爲庚子。伯子以使事歸。而仲子復心亦能讀公書。兄弟師友攜幼而入。相見悲喜。陳安人迎勞。公曰。自今始得稱廉吏妻也。促伯子還朝。辛丑。伯子再請急歸侍。明年。公與陳安人相繼卒。陳安人者。卽堯俞女弟也。幼資父兄。長宜室家。稱善配云。公仁心至性。不言而躬。行所欲爲於父母者。屈於位。然未嘗一念忘孝。所欲爲於昆弟者。屈於財。然未嘗一念忘友。所欲爲於民者。屈於地。於時。然未嘗一念忘仁。精誠所至。雖父母昆弟百姓。皆知其欲爲。而有所屈也。伯子郎秩滿得封。如其官矣。公凄然不樂曰。此吾一生勉爲學。勉爲官。不得之親者。自爲孝廉。至宦歸。二十餘年。僦屋而居。瘠田十餘畝。義不以貧。告人與人處。廣情而約。義勇於施。而怯於取。其移病歸也。方有征播之役。部署如初。政臨行。猶奏記督學使者。廣試額。躬躬學行。而恥以吏治見短。所至科條可法。然不爲名將解邑。時有賊無主名者。二百金。

不以汗歸囊亦不以聞。上籍置之而已。伯子惜得郵符爲公歸途計。匣之不用。家女簡易如是。麥者慙服。改心從焉。事翁嫗。備思媚之誼。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於學。既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一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於楮籍。心之所識。精於握算。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爲姦利。然亦不純用撻。發曰。用其力不盡其情。教其子。卽商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見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蓋其喜爲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爲命。外訂內怵。終亦不能願息。暇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沈靜。然一啓口。足爲家誠。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年如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世之道不出此。其語不煩而確。率此平生惇行。雅不欲以以文名。時取達意。傳以古法。詩具清骨。有隱几吾忘我。敲門人話僧。荒城今古道。大塊往來身。看花到處常爲客。見月何時不憶人。春花冬雪傷離盡。楚冰越山論舊新。階庭自愛吾形影。燈火相親汝弟兄。等句。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爲方伯。其人嚴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以肩事之。禮見內省。亦不識其故。生不及登堂拜先生。其言行大略見。伯子常思而得之。鍾子曰。所謂伯子者。卽惺之友蔡敬夫是也。揆之人情。豈能無以敬夫故傳先生乎哉。然惺爲蔡先生傳。亦

傳其爲蔡先生者而已。史遷之傳馮唐也。曰。唐子遂亦奇士。與子善。唐自可傳耳。豈必爲遂然。不如此。其言不信。惺之爲蔡先生傳也亦然。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少參某公。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參宦遊四方。於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於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臆對。口盡其初。終當否。輒不爽。少參爲之心開。胸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參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宦者。其家人憧憧一室中。往來惟篋笥管蕭是問。孺人以一女兒。辦誦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自此至于歸。皆寄兄嫂息中矣。旣適淳齋公。值簪紱累葉。後子姓家衆。稍習於奢。孺人入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於善後者。使其家意願者。欲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椎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它無所須。惟不能忘情於立言者。曰。匪以爲名。庶幾言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脩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傳而與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爲其爲祖母也。令伯乞身於君。而張子乞言於友。志略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於以代其父爲尊養者。豈有旣乎。張子者。商甫

也。名國華。今爲吳中佳士云。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論一經

詩論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卽在不必皆有當與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愛詩於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且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旣引之。旣賦之。旣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於彼。而無損於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者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

歸盡於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後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甯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間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疏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於吾之注。卽考亭自爲說詩。恐亦不盡於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畫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共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於學宮。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注。稍爲之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疏。省其累。奧其膚。徑其迂。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目徙。已覺有異於前者。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詩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不可強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蓋詩之爲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異於漢。漢之不異於游夏。游夏之說詩。不異於作詩者。不幾於刻舟而守株乎。故說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爲經也。

隱秀軒文列集

論二史一

鄭莊公

鄭伯克段于鄆。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種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與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卽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必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己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

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之鄙廩延。以爲圖己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公羊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豈子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亦足明莊公之凶而狡矣。

魯莊公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父讎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讎。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傳曰。諱與讎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讎於九世。不愛於紀侯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讎於今日。何愛於齊侯之亂乎。復讎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王嫁女子齊。命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爲其義不可愛。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主婚於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讎齊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郕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

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穀梁於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讎之義也。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於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於楚。曹衛告絕於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遠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請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荀林父

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遠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穀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旣舍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可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戰國之大事也。闔以外君命且有所不受。自主帥以下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大夫先穀。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穀。晉不幾失刑乎。

甯喜

臣子不幸。處君父之際。事有所不可爲。而又不得不爲。在有以自處而已。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遺命。與公子鱒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入而殺喜。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鱒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旣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戾。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

遽環知之。其弟縛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寧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於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真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於君父。喜卽勞謙畏慎。求免於里克甫瑕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管仲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旅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於民。寓將於兵。相生相藏。猶倣井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

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不出於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爲兵。說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於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

蘇秦

遊士欲用人國。以爲所欲爲。必擇其所易用者而先往焉。時爲之也。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合從非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於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於秦。猶愈於刺股流血。揣摩期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

流血揣摩暮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於秦可見矣。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三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勢之所在。雖天下之所惡者而必往焉。以其易用而可爲所欲爲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從大。弱役強。天也。無道之天下。亦有天焉。得無道之天者。亦可以王。可以霸。而不可以久。六國之秦。三國之魏是也。斯固遊士之所必往也。時爲之也。

陳軫張儀

張儀於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於儀者。莫如以商於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於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郢。與之伐齊。失之於秦。而取償於齊。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於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於儀。楚不見欺於儀。則儀之託於秦。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弁。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

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於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董子文子

國家戰守之具，有用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菌落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腐，寓兵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旣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定之詩，爲衛文公復國而作也。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夫籩豆之用在榛栗，琴瑟之用在椅桐梓漆，然語有之，十年之計，在木。禮樂者，國之所不可斯須去，而籩豆琴瑟者，禮樂之不可斯須一者也。若必待榛栗而後有籩豆，待椅桐梓漆而後有琴瑟，十年之中，將無禮壞而樂崩哉？若曰種樹者，民生日用之常也，不必聲言爲禮樂用，而

禮樂之用。取諸此也。云爾。古之善修備者。孰有如文公者哉。若陶士行之竹頭木屑。則又做其意而善用之者也。

信陵君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救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救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救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臥內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

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辭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擊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辭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於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恃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覽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魯仲連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

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於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與。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真係於帝秦，難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讎。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脈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荊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

爲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爲。而進荆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荆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脈。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實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隱秀軒文列集

論又二史二

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弈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河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於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於此。而敵不得備之於彼者。曰警着。敵備之於此。而我引之於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爲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又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於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於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之無能爲。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爲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灊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又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處之虐。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於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鈞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

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至周勃。漢人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慧。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徊顧步。長慮深思。尤於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則帝亦何有於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於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養晦行巽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

蕭相國

蕭相國。朴忠人也。明於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

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乎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鯨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於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國徒跣謝。上曰。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己。而過歸君。其忌尙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非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

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陸賈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間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享。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卽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

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筐篋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於此也。

衛青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實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紉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

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於盛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江充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鈎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賁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於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此無以自固於上。用之皇太子。充盡頭一着。已託出無餘。充雖強黠。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猶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默窮鳥困。不得不出於巫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棄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其事。天處賊奴。亦快哉。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興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

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冤。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十萬。給徒民如故也。外縣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穀中式之彊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烹弘羊。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交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平準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耐金而耐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

之賤卽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不復告緡。此卽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他。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說乎。曰。惡得無說。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貨殖

貨殖之說。昉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

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軼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於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隱秀軒文集

論又二史三

劉向

予讀劉向傳。悲其遇。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亡天下也。暴主終身惺。終身不悟。庸主有時悟。而足以亡者。疑爲之也。何以明之。愬譖周堪。劉向下獄者。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於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此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殺。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不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於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於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狂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與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

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曰。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尙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胸。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於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於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於漢矣。然何救於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於國而遂已哉。

杜欽谷永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預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

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爲人主者卽至懋。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閒掩其目。以制漢之敵。嗚呼。二子亦爲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工於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慙求退。說便勿退者。欽也。鳳不慙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慙。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於是章死而不以爲冤。而漢亦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於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桀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爲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於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棄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狗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邴超爲柏氏謀主。以父愜忠於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所與柏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

以斷其哀。吁。爲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柏元子雄爽。其氣誼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柏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於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梅福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呼醫。卽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於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爲漢本領主意。不出於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然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

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爲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勢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开闢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於此。然均之羌也，何以舍罕、开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开乎？曰：罕、开之要領在我也。罕、开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开不合於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开欲復合於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开。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敕讓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开解

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丹背之也。其口常欲先赴罕丹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口俾已分於先零之罕丹。發口先零合哉。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口毋踏口落鄒口口罕羌口之言曰。漢果攻擊我矣。此舍罕丹而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丹。所以不合於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於心手乎。

陳湯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復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於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妬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姦臣。合黨同

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郵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郵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屈伸。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媿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聞且見之。其靦顏汗背。何啻銖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不出於此。然前斬郵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於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謚。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王莽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跡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略。皆有絕人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駭躁擾。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閹豎也。其言辭。則病者之瞻藝夢之魘也。其面目。則優伶之粧塗而登場也。所爲矯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誑媚女主。而宰衡登攝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爲始終。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雖老。爲之主。勢深而氣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爲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爲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子孫。屑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壻。遂字。堅。扁。深。鑷。健。黠者。先爲之穿決開發。其中之所有。童昏傭販。皆能負趨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粹裂投擲。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觀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三國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爲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矣。孫之不

宜圖劉。猶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荊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於地。其計豈可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蹴操於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荊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於荊州。陸遜折玄德於白帝。吳之計得。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荊州方略。極言吳之無懼於操。無賴於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蜀。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鄧芝對吳王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荀彧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覷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

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彧儼然身爲漢臣。此彧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彧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彧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卽以愚彧而取其實。彧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侈而勞也。

隱秀軒文列集

論三書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事有不恆用之。而時用之。而有國者卒不可去焉。善爲其所不可去者。常使藏其用於爲國之中。而待取焉。夫所謂不可去者。其所關於國雖甚重。然可謂爲國之一事。而爲國者其事不盡於此也。要以有國者未有不爲國者也。其爲國也不善。莫有善焉者矣。其爲國也善。莫有不善焉者矣。苟爲莫有不善。而此不可去之一事。亦在莫不善之中。故名有近危。而吾不揭之以爲名。迹有近凶。而吾不標之使有迹。不爲而無不爲。爲之而若無以爲。斯聖主哲臣所爲善藏其用。非有道者莫能與於此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於人事。善爲國者。取於人事。夫戰守兵事也。非有國者之所必不可去哉。太公以人事盡之。此言爲國也。而兵之體用。不出乎此。嘗試論之。若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者國也。事與人。所以爲國也。故軌里連鄉之屬。有國者之人也。

不能外是人而別有戰守之人。耕桑畜牧之屬。爲國者之事也。不能外是事而別爲戰守之事。夫人而能爲戰守也。夫人之事。而能爲戰守事也。而吾不能取之。而國始交病。故三代以前。有兵事。而未嘗有兵家。凡以兵之爲物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而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之人。有其事者。人無不可用之日。井田而車徒出焉。不言車徒可也。里黨而什伍出焉。不言什伍可也。蒐狩而武功出焉。不言武功可也。妙於出而善其藏。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意有所隱。而事有所寄。此非管子之言。古之善爲國者。皆於是乎取之。今夫安定無爭。內無盜而外無虜。民生其時。可以不衣食而溫飽。不屋居城垣而全安者乎。衣食屋居城垣。凡有國者皆事其事。不必爲盜與虜也。不幸而欲當盜與虜。則溫飽安全之民。猶可往。而無衣食屋居城垣之民。不可往者。是爲國者之所深念也。孟子以命世才生戰國。梁齊之王。問盡心於國。問保民。以王政對。滕文公問爲國。以民事不可緩對。夫梁齊之形在戰。滕在守。使孟子盡掩其君臣之口。必使不爲戰守之言。而束其手足。使不復理其事。獨以田里樹畜經界數事當之。三主者將堅塞兩耳。不待其辭之畢也。戰國之世。亦烏用孟子爲哉。觀其言曰。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若曰其所以戰守之道。不出此而取之耳。請以太公人事之說實之。凡爲國者。不能使其民無耒耜鋤耰蓂莖。

之用。而蒺藜矛戟于櫓。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無服牛乘馬。鷄犬之畜。而營壘轉輸。伺候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婦不織紉。男不墾壤。而旌旗攻城。取其中。不能使其民春勿鋤。夏勿耨。秋勿刈。冬勿藏。而騎步儲守。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田無相伍。里無吏。官無長。周垣無限。而約束符信。將帥隊分。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勿輸粟芻。治城郭溝渠。而廩庫塹壘。取其中。不能使民勿爲者。所以爲國也。而能取其中者。所謂藏其用於爲國之中者也。故戰守者兵也。兵之爲道奇。而吾所取甚平。其情隱。而吾所取甚顯。其名危。其迹凶。而吾所取甚安。甚吉。善爲國者近民。能奪其所爲奇者。隱者。危者。凶者。而以平者。顯者。安且吉者。易之。豈非修事之謂哉。吾又以爲無治法。有治人。三代尙矣。有鄭白之人。而後有開渠之事。有李牧之人。而後有畜牧之事。有充克之人。而後有盡地力之事。有鼂錯趙充國之人。而後有積粟屯田之事。食其事之人。非創其事之人。創其事之人。非守其事之人。善乎武王之言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夫修事難。任人尤難。任人難。養人知人尤難。夫安定無爭。天所假以事與人之時也。得時勿怠。怠則失人。失人則失事。失事則失國。於是舍其所以常然之道。而出於一切以救之。其說曰。以饑勝飽。以寡勝衆。以不習勝習。夫所以使之饑且寡。與不習者。其故豈可謂工哉。夫以飽勝衆。勝習勝者。中庸之所易。反是者。賢智難之。制勝者不取于中庸之所易。而萬一於賢智之所難。此以其國卜者也。孔子論政曰。

足食足兵。既曰食與兵矣。又何所逃於富強之名。曰孟子折梁王言利。利之爲言政。如殺不辜。取非其有也。云爾。宋儒漫然以富強解之。使人諱富強。并諱兵食。豈不悖哉。強生於富。金與粟。皆富之資也。管子論金粟生死。寧生粟而死金。金之用紆。不如粟之用直。富之中。又審所取焉。古人謀國。操術之約。責效之核。持論之精如此。豈苟而已哉。富強生於兵食。兵食出於耕戰。管商耕戰之說。皆出太公。而其本不同。爲戰而耕者。秦所以暴也。用耕以戰者。齊所以霸也。耕非以戰。而戰不出於耕者。周所以王也。故曰。非有道者。不能與於此也。太公是也。

隱秀軒文張集

策一

問信者國之大寶。乃顛倒駕馭。又有貴於不測者。不測。又何以信也。唐虞三代道法相維。何嘗以不測行之。豈其作用反出後代人主下乎。皇上聰明彊智。俯視臣民。前代無比。久道化成。其情僞短長。靜觀已熟。有何所出吾彀中。而必用此神變不測爲也。其亦可頻用之而長守之歟。若頻用之而長守之。則又不神不變矣。安在其不測也。夫治天下曰道。曰法。言信也。而又曰權。曰機。曰術。三者似又皆以不測爲言。宋臣軾蘇乃謂。舍其所不測。而示可其所可信。豈舍此三者。而專用道法。亦有並行不悖者乎。諸士其析之。

人主可以使天下不吾測。而不可使不吾信。其於天下也。不能有所必信。而終不能恃其所不可測。夫不測者。至神至變之名。出於偶然。而不足恃者也。恃吾之不測。以實其不信之心。則將頻用之而長守之。頻用之而長守之人。亦以爲常而不之怪。則是天下之不神不變者。反莫大乎是。而吾之所操始窮。古帝王務持其所不窮。故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爲心。率天下聽

於道。正直坦易。使天下油然不肯離於其中。三代而後。民自以其心爲心。故率天下聽於法。整齊嚴翼。使天下肅然不敢踰於其外。天下無不可信於我。而吾無所用其不測矣。我皇上聰明彊智。時數邁古。默識靜觀。察天下深淺。既久既熟。視天下臣民。有一出其彀中者乎。卽嘉與天下。由道守法。明白易簡。於以恭已。太平有餘。而皇上以爲如此。吾安用此聰明彊武爲也。於是不能不別有所操。奚以明之。用人行政。治世之大端也。以爲有人不用。而未嘗不自用其人。以爲有政不行。而未嘗不自行其政。皇上自以爲至神變。至不可測。吾如此。可以不信天下。可以使天下不敢不吾信。而又可以聽天下之信與不信。然愚生觀天下人情。不盡如皇上所擬也。其始猶以爲皇上有所猜。有所玩。有所恪。三者皆一。有所出之。而卒不得其徵直。以爲倦而置不理爾。以爲其中無所有爾。以爲混混莫辨爾。譬持刺而謁於貴者。將命者延之入。延之坐。延之語。主人若將出。久之不出。以爲竟不出。且他有所之也。譬持券而貸於富者。居間者難其事。展其期。峻其約。日復一日。知其中本無可貸。且他有所竊之也。譬持古玩而求售於賞鑑者。口亦沈吟。目亦流視。手亦摩娑。察其神似。原無所解。且意不欲購。力又不能購。而姑以爲名也。是其始皆出之偶然。久之。人且習爲常而不之怪。故易窮也。今莫若借其情而反用之。欲借其情而反用之。在就人所習爲常者。仍出之以偶然。而若不爲意。請言其凡。輔臣者。皇上之心。齊也。

皇上欲使吾之操柄皆不爲之用。而又欲其人之才力堪爲我用。是以三十年來姑進姑退。不進不退。似常有一極專者著之胸中。而又不欲有一極庸者著之眼中。世有不專而又不能庸者。吾孰從知之。則有召對批答之法。夫才之能否。一見得之心之邪正。再見三見得之。使宰相流品。與人主情形習。而朝廷職務。與宰相心手習。其不大專而有才者馳驟。而不虞其有餘。不大庸而能自守者坐鎮。而不虞其不足。彼皆不能我用。而皆爲我用。此處輔臣之道也。大僚者。皇上之手足也。夫部院必有左右卿。寺必有丞貳。非獨爲一官一人。一人一事。人有品。士有志。朝有法。岳牧之不能無四凶。舜禹之不能無巢許。勢也。故矛必二。弓必重。凡以備。則可以去。取而缺。則不遠求精。今缺者不補。補者不問其人。且誘之來。補者不來。來者不問其人。執之勿去。則上不能無苟且含糊。而下益爲頑鈍滯鬱。且使今日欲去不能去之人。卽他日求來不得來之人。朝廷紀法。士大夫風節。無一可者。故必備員。而後能以黜陟還之主上。是非還之天下。出處還之其人。此處大僚之道也。言官者皇上之耳目也。皇上概以爲沽名嗜進耳。借使天下皆不愛名譽。不愛爵祿之人。皇上安得而用之。皇上恐其太重。而愚以爲勢不能使之必輕。一言也。上不以爲可。業有可之者。非惟可之。且陰用其言矣。一言也。上不以爲不可。業有不可之者。非惟不可之。且陰不用其言矣。其不可其用。其不用不在言者。則在下之聽言者。而皆不

在上。則何不寬以收其議論。而嚴以課其職業。而上始有其重。此處言官之道也。至於大政事。大機宜。如宮闈。朝廟。藩服。邊方。士風。吏治。待舉待脩者。不知其幾。皇上似但取一二極切要。不可已。而又極尋常。不足疑不難了之事。雖庸衆之君。所不求而必得者。故爲之茹吐。伸縮。用以綴臣下之心。口耳目。使其求之如呼。天填海。倖而得之。卽如河清日卻。而又予其半。留其半。使求者不暇他有所求。而得者不思別有所得。若其所求所得。皆臣下之物。可攜以入已。揭以與人者也。二十年以前。羣臣猶望朝講郊廟。罷榷使諸務。今自婚葬得旨外。不過日夜望儲宮講讀。補大僚。下考選數事而已。此外不以爲新奇。必不得之數。則以爲迂爛。不必開之口。皇上自謂得計。而不知皆誰之事也。然而不可以此料君父也。神聖舉事。出人意表。方其藏於穆然兀然之中。如淵之深。如山之重。人且見爲定理。爲常事。及其發於忽然卒然之頃。則雷電之乍驚。而江河風雨之驟至也。如近者慈寧示警。固祖宗百靈。特垂此異象於不祥之人。以勸夫堅忍。彊力不易動之主。上果一日出見廷臣。天日清曠。疑者釋。否者通。蟄者動。囂者寂。此所謂出之偶然。借其情而反用之之效也。蓋道揆法守。必曰信道。曰信度。而孔子曰權。曾子曰機。孟子曰仁術之三物者。無乃游移轉徙。而不可信者乎。非也。權者。衡之錘。所較不可必。而無不較也。機者。箭之括。所發不可必。而無不發也。術者。四達之塗。所由不可必。而無不由也。不可必之謂不

測無不然之謂信。蘇軾所謂去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可信。蓋用此三者與道法相御相濟而行也。若是則雖頻用之而長守之。而愚不敢以爲不神不變也。

問朋友。列達道爲五。而又皆居其會以爲用。乃所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與君臣相關。何也。詩言求友。何至遂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非以其信歟。觀古交道。有異常情。夫旣云知我矣。何不舉以自代。已不相能矣。何知其必薦己。厥何以覲僕。向何以不謝。河曲折趙穿之躁矣。穿出而身與俱出。胡以不幸其敗。代蜀駁司馬錯之疎矣。錯未行而已先行。何以不忌其成。乃至生臣死臣。覆楚復楚。立孤死難。何不同若是。然皆面相質。而預言之。初終不爽。信矣。於和平何居。夫信友獲上。旣合爲一。而詩所云得罪天子。怨及朋友。似又分而二之。今君臣朋友之際。其難猶未至是。夫亦有所不能自信而信於上者。而未可謂獲上之難乎。是宜深自反也。故信之說。願諸士索言之。

人與人相與也。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中。亦何嘗無朋友哉。然必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何也。嘗試思之。人於數者之人。蓋有偶然不相接之時。而又不能不別有所接。別有所接。而若不相識。相識而不相關。則人生之趣。至此時而幾乎盡。孰使之幾盡而復生者。其朋友之交乎。按其迹。但若舉數者外。所不能收拾。無所隸屬。閒乘浮逸之人。委以爲歸。而受其所有餘。

究其用。又若舉數者中所不能與共。不可相分。泮渙虧缺之事。待以爲繼。而周其所不足。則雖不欲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不可得也。伐木之詩。言求友。不過飲食歌舞之事。精感幽通。至於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道。孚格神明。而况於人乎。何者。信故也。孔子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觀友道於君臣之際者。愚生知之矣。蓋此中流品所聚。相引相推。而君臣之道。藉朋友以與立。名利所生。相引相推。而朋友之道。至君臣而易衰。盛衰之際。疑信所感。上與下得失之關也。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故其時之師濟無論也。雖亂朝險世。苟其氣類相求。必有所不可解者。人之聖賢無論也。雖偏人奇士。苟其肝膽相照。必有所不忍負者。其志同道合無論也。雖分途異趣。苟其才情相慕。必有所不能舍者。其永好久要無論也。雖中乖晚隙。苟其風期相賞。必有所不能忘者。管仲之於鮑叔。其知我至比於父母。仲且死。君問鮑叔牙何如。仲不答。知叔之工於知人。而拙於自運也。仲舉叔。是悞國。且誤叔也。曹參之於蕭何。已不相能矣。何且死。人疑誰代何者。參知其必薦己。知何之急於公家。而緩於私嫌也。何舍參。非負參。乃負國也。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惟宣子之僕。是以戮之。非其人。僕未易戮也。祈僂脫叔向於死。惟祈僂。故向可不往謝。非其人。不謝不可也。河曲之役。穿欲戰。盾不欲戰矣。穿出。而與俱出。曰。奏獲穿也。獲一卿矣。何以不幸其敗。國之敗。其可幸乎。伐蜀之議。錯曰可。儀曰不可。錯

未行而先行至城關邑里。皆儀手置。何以不忌其成。國之成。其可忌乎。管仲召忽之事。糾也。一曰子爲生臣。一曰子爲死臣。伍員申胥之別於楚也。一曰我必覆楚。一曰我必復之。程嬰公孫杵臼之在趙氏也。一曰立孤難。子勉其難者。一曰死易。我爲其易者。豫道之不虞其洩。分任之不必相侵。各擇其志所能爲。所不欲爲。其力所能爲。所不能爲。其地其時所得爲。所不得爲。而卒皆無不爲。何其信也。是其意皆起於國家。不起於私交。卽眞爲私交。而原不爲勢利。愚以爲眞有爲私交。不爲勢利之心。則雖不盡爲國家。皆可以自信。而不見疑於上。不見疑於上者。獲上之道也。今天下無人而非友也。無地而非交也。反而思之。有生不用其言。死而流涕。如孔明之於費禕者乎。有其友已死。不惜身爲優伶。表其身之廉。以振其子之困。若優孟之於叔敖者乎。有其人已降虜。旣與之友。不廢交情。賦詩錄別。如蘇武之於李陵者乎。有旣以名節相友。窺其人熱中榮利。而割席規之。如管寧之於華歆者乎。有受其恩禮。終不可屈。而終報之。旣已報之。而又以死脫之於厄。如關壯繆之於曹公者乎。有當人強盛。能亢異同。旣覩衰危。反興憫惻。望屋奔亡。具舟相待。如王江州之於王應者乎。有廢其人。使之咄咄書空。而猶稱其有德。有言如桓溫之於殷浩者乎。有旣相仇殺。遇有與會。輒爾相思。如王忱之於王恭者乎。有素負時名。與之友善。功隳名敗。上書相理。寧與同罪。如杜甫之於房琯者乎。有以黨友牽竄。念其親老。以

近易遠。如柳宗元之於劉夢得者乎。之數者。惟武侯。關公。爲國家居多。其餘則皆爲友耳。要其眼底皆曠而不卑。其胸中皆特達高遠而不沾帶。其情皆真至而無飾。其肝腸皆熱。舉止皆快而不悶。其識力皆專定。途皆直遂而無依傍。無紆迴。雖不必盡爲國家。而用其道。皆可以獲上何者。信故也。孔子以信友獲上爲一。而詩則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又似分而爲二。今君臣朋友之間。其難未至是也。聖天子深心慧眼。無所事事。而高其視聽。誠有怨及朋友其人者。聖天子必不以爲不可使而罪之。愚觀今之交道。得無有不能自信而輕。且疑於上者乎。請以真心反之。踐徑破可也。不破可也。而人才不可不惜。真有惜人才之心。無踐徑可破矣。意見化可也。不化可也。而國是不可不定。真有定國是之心。無意見可化矣。嫌疑忘可也。不忘可也。而國體不可不存。真有存國體之心。無嫌疑可忘矣。議論省可也。不省可也。而職業不可以不修。真有修職業之心。無議論可省矣。夫真心爲朋友。可以取信於上。而况真心爲國家乎。夫有初乖而終豫者。廉藺也。寇賈也。有相反而相成者。房杜也。姚宋也。司馬光蘇軾也。有進而爭退而如故者。韓范諸公也。凡此皆不害爲和平。卽不盡和平。而不害爲真心。真心之謂信。信故不得輕且疑之。而卒收獲上之效。今使深心慧眼。無所事事之聖天子。視聽於上。謂此屬憧憧往往。不起於國家。而起於私交。且不以爲起於私交。而起於名位。雖風偃波流之。

中不無特立之人。木落石見之後。不無徐定之日。上且以爲天下盡如是。而長此不反。則舉君臣朋友之間。遂無一可信者。而天下事。殆不忍言之矣。

隱芳軒文集

隱秀軒文寒集

表

擬上召兵部尙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論及閣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弘治十五年)

皇心軫軍國之需。敢曰已安已治。睿識出臣民之上。必思其復其終。立國何先。兵農爲本。知人則哲。聖賢其艱。道有貴於綢繆。事不妨於商榷。雖問而必對。僅言其所知。臣大夏。臣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實天子爲國脈人才之計。鳩民訓武。則有司存。論士辯官。匪異人任。在臣職寧辭經畫。乃君心尤切咨詢。召對平臺。豈惟故事。敷陳前席。具有深衷。第斯謀斯猷。止可近詢於密勿。好問好察。似難泛及於卑疏。未有由安民而及知人。與部院而談內閣。猜嫌盡釋。格例不拘。如此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敬日躋。竄聽天縱。出英明於渾厚之外。寓廣大於清微之中。軍民之利病盈虛。談皆上口。官府之短長邪正。較若列眉。留心於國計民生。罷中使相沿之例。銳意於用人行政。定午朝專對之規。如此虛懷。豈無實驗。太

平未兆。實由主聖臣愚。清問方勤。每欲朝嬰夕側。謂二臣爲謹慎。期一德以昭宣。不厭再三。務求畫一。語及軍民失所。何以爲心。猶令君父多憂。是誰不職。二月絲而五月穀。誠如聖諭所云。南苦運而北苦操。頃者臣言曾及。第望治亦難太速。卽更端恐屬徒勞。其在于今。惟期以實心而行實政。歷稽諸古。誰非以治法而責治人。苟無倦而有恆。自先難而後獲。此則矢心之告。敢爲出位之謀。乃又蒙諭閣臣健長於計事。疎於與人。蓋如健者。久同同朝。素識其休休之量。兼爲執友。且知非憤憤之衷。意者大臣以薦士爲忠。甯過取勿過棄。庶幾聖主以慎。才見諒。有不明無不誠。但恐上能得之健。而健不能得之人。事時有。卽健不負乎君。而人不免負乎健。咎則誰歸。雖其心本無他。聽其言而信其行。不害爲君子之疎。苟其識有未到。得其似而失其真。究且爲小人所用。在宰相無心之誤。不必顯言。非主上先事之明。誰能洞見。因思幡幡元輔。本老成持重之人。尙不免疎虞。以煩聖慮。矧乃碌碌二臣。當拙劣就衰之日。又安能開濟以佐時艱。將恐託之空談。終無裨於盛治。敢不進忠補過。宣德達情。仰惟宸意淵微。有所對尙有所未對。退覺愚衷感觸。得所言并得所未言。不敢以告於人。因而自省。諸己。伏願視民益若勝子。如傷如保。進賢似不得已。其慎其難。務除煬竈之奸。以廣合宮之聽。庶大臣法。小臣廉。以交警而成交泰。邇人安。遠人悅。有外寧而無內憂矣。

隱秀軒文來集

奏疏

修省疏代

具官臣某一本爲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乞聖明亟爲脩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事臣聞天地人物之妖靈蠢動值之青自古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災災之不常有者謂之異惟習之爲常則恬然不能有所動駭之爲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於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皇上纘緒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啓改元則自今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時而遼東以日暈告矣京師以風霾告矣臣不敢以占候家幽頤之言論論其至顯者日君之象也暈則其徵爲蒙爲塞何以不於京師而於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徵極於邊疆而其源始於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霾則其徵爲昏爲震何以不於四方而於京師也若曰昏震之徵始於京師而其流必及於四方可知也雖然自神祖末年靜攝已久其妖變層見叠出蓋有不止於今日所告者脩省之疏中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而淵默之中概

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災異之事。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於無數。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脩省之言。初聞則悚聽。至再。至三。以至於無數。則以爲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二事者。交集於皇上。改元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出一二月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興。神祖所習焉。不以爲異。□恐□皇上□□狃之以爲常。而不可得也。除臣下痛自刻責。各脩職業。各捐意見。務借大道。以襄助盛治。開濟時艱外。皇上但思日暈之在遼東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日變。而不敢以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風霾之在京師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敢以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於遼東者。其源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於京師者。其流決不自京師而止。雖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而外計全遼之指歸。若何料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何脩明賞罰。內計畿輔之標本。若何撤宮府之藩。若何破水火之形。若何妨釜竈之隔。又豈待臣言之畢哉。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衰缺無多。不足以致天變之踵至而厚集也。有數十年之尤悔。一念成之有餘。一二事之愧作。千萬世補之不足。交玩則妖。雖小亦足爲隱禍之伏。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爲新政之助。敬怠治忽之幾。是在皇上一而已。臣某以負乘留臺。而代庖秩宗。脩省固有同責。災祥尤得與聞。謹效填規。自同芹獻。北面轉念拜疏。無任悚息危懼之至。

隱秀軒文暑集

啓一

奏記贊善孫座師牋

某進愧中庸。退慚狂簡。雖材出荆山。無當棟隆之用。蒲生董澤。曾無弧矢之資。本以短才。兼之奇數。偃蹇諸生。回旋一紀。別足寧止于三。敢自題爲貞士。折肱徒至於九。終亦媿夫良醫。處下寧辭於積薪。彙征敢望乎連茹。不復自意。恭遇大師臺。才爲國華。道稱代寶。身本玉皇香案之吏。職惟金檢祕書之司。癸卯之秋。來董楚試。衡鑑在心。弓旌在手。遴茲白駒。振鷺之會。能無奮翼濯鱗之思。自故何人。謬蒙清舉。爨下之焦。糲以韋弦。賞音者爲之溝。中之斷。被之文繡。取節焉可耳。爾乃剪拂使其長鳴。琢磨令之中口。匪惟借之齒牙。斯已生其毛羽。又思生長草茅。戢沈圭竇。何期親承色笑。快觀光儀。卽木能抽揚大雅。固略已沐浴玄風。侍於君子之側。步亦步。趨亦趨。事其大夫之賢。聞所聞。見所見。蓋目擊道存。心形俱肅。實歸虛往。鄙吝都除。擬計偕能歸。益深自淬勵。宋弘之舉桓譚。宜稱不負。歐公之拔蘇軾。道美相成。敢云比跡。私所其心。

而酬對經心。饑寒到骨。家貧地僻。不得盡讀天下之書。匿迹挫名。不得盡交天下之士。將款啓以終身。恐鄙陋而沒世。乙巳冬季。復遭內艱。計前此摳衣之日。彈指三秋。顧後茲負劍之期。觀顏何歲。將無心以迹疎。人因室遠。謹因敝鄉選人。北面拜手。沃盥陳辭。臨紙悵然。但有瞻依。

賀邑令程公啓

伏以寒林枳棘。難邀鸞鳳之棲。小草桑麻。亦借蛟龍之潤。况荆之與蜀。地又託於鄰封。故學而入官。人互指爲仕國。以此因緣善舞。不須長袖。幸而倚賴雅音。得聆清琴。恭惟台臺老父。母高厚毓自岷峨。清深象乎巫峽。豈期小邑。獲事高賢。蓋其露景星。人人皆知其瑞。而和風靈雨。處處且被其仁。何君子之至於是邦。皆得親所親而敬所敬。乃鄙人之客於非土。無由見所見而聞所聞。然下車者數月於茲。已傳鐸乎千里之外。雖云邈矣雲泥。何異親乎几席。私有所懷。願竊以請。惟敝邑疲而不衝。陋而不惡。其時勢之難易。正爾相當。若吾君富以爲教。猛以爲寬。其施行之後先。亦自有漸。苟奏刀之羞然。亦迎刃而解矣。惟函牛不屑烹鮮。先懷厭薄之心。斯馴雉化而黏雀。積作囂頑之上。近者台臺明鏡。不辭屢照。而井邑惠風。已覺橫吹。此無倦之實效。而有成之初機也。將雍熙之化。自茲而成。且銓諫之途。從公而始。非惟叨庇。抑亦分榮。無任瞻仰寵荷之至。

隱秀軒文往集

書牘一

報蔡敬夫大參

某再拜謹報。簿書法令，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公當之，益自不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武云我不爲此，那得坐談。此之謂也。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爲二也。嗚呼！賢則勞，愚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某輩異時享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內外，別成一景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幽恬淵淨者，膽決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幽恬淵淨，而可謂真揮霍弘才者。公其人也。□□□□□□□□□□五詩，豈足下□□□□爲某以爲學術經濟識者於此可以潛窺。某非能爲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元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比於某真所謂十倍曹丕。讀公之詩，知其入。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尙爲諸生。其時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行，老成簡練，他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

之見來詩及先帥雷太史。知惜才異世。一片豪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且其資近道。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部下。上有老母。妻子孤貧。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之。幸甚。幸甚。餘緒頗具。扇頭五詩。兼金遠餉。不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宣建祠。非公不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俗筆補却。辱矣辱矣。

與徐惟得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天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背言耳。尤以宿庇字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

之而厚望之。

又

廿二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志已成。篇首回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方。既不廢太易遺命。而惡題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黥補劓法。如此運筆。黥可無息。劓可無補。英布鄭袖。日在前。可也。弟不謂不可不忠於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不如弟所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密戚。死友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略處反詳之法。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興矣。無遺恨矣。非獨志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不易削。削則不成絲理。語有發憤犯忌者。衆怨衆怒。弟任之。不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搖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常諱言詩。舍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人間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刺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周身周衣計也。

與王樺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此。尤當緊着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卽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卽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

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跡。聞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寄叔弟怪

得弟寄詩與茂之。喜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於我奢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究竟。從古應募人。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真得老杜骨法。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平生於此未着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弟於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處。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沒。途逕甚多。甚遙。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於近人非不强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前於譚二扎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數語味之。肯來京師同清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

又

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才士。尤有深意。但以身爲本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讀書可以居業。可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作官真無味。何時得致一命於父親。衣食粗足。兄弟觴詠一室。嘯傲五岳。何減南面也。八月三十日。

與張太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卽作者亦不自知。弟住夷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贊一跋。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鈔有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一扎及小詩奉答。寄託茂之兄郵致。茂之旣北首。想竟浮沉也。譚郎友夏。楚之才子也。比於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朽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言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册奉寄覽。不佞從此以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已老醜矣。可歎。可笑。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悔其業之不精。而窺之太淺也。譚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

讀書專就兄千里南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弟不言向兄處自不必言也。

報座師雷太史

僧方厚至得師七月二十六日手書知五臺之遊甚適甚滿當時惺肯從杖履書至之日便是還都之日觀政進士旬日內有何正務可妨乃從長安塵土間錯過甚可惜也百泉寓目後想徑還家矣明年歸楚可謁師廬聞所未聞也有便足卽刻面發殊不能備。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尙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笑。

答馬時良

得手書如面譚卽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

矣。不意十數日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病之人。視年丈怡怡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儻不過汝南謁敝座師。即可相過握手耳。力疾口授。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扎中。兄得無驚喜乎。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業緣。尙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不能多談。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製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間與腕微相距。續致稍次者。正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與蔡敬夫

向公觀楚。而觀其與某遠也。今益遠矣。向某猶得數四與公書札詩篇往還。而苦其相通之難也。今愈難矣。讀公向時書札詩篇。而公未嘗與某遠也。亦未嘗苦其相通之難也。想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念致身既遲。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爲固然。習成偷墮。每用讀書作

詩文爲習苦銷閒之具。別後凡有所作。歷境轉關。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詩。曰詩歸。稍有評註。發覆指迷。蓋舉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於世者。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搜得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詩其人。其行徑。爲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鵝池豎子耳。而又爲閩人。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凡此皆書生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其意略謂。半生閒適。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茲以往。得移郎署。出領民社。漸與詩文疎。故寄意刪著。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朋遊疎。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才。之志之時之資。早成晚倦。某今日之事。恐又當作公他日結局。先着後着。所謂易地皆然耳。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未能。自西陵遊後。斷手於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其處與精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惶手鈔之。手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而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古人未免聽命。鬼泣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爲古人。請命也。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言及此詩文。真不得作第二義。惶真不當妄作詩矣。其不能立和公作。安知非惶詩進乎。夫詩文與白業。不當論其第一第二。而且論其實與不實。仕宦去白

業遠。然虛談白業亦易。山林去詩文近。然實修詩文亦難。公步步著實。人故與公實心勸之。知公必虛心聽之。他日與公勸白業。亦應若此。夫詩何以曰歸。歸之爲言實也。夫白業獨無歸乎。以公之詩於近代工詩者何如。而猶云五十學詩。夫有所歸耳。恐高達夫五十以前非耳。不識四聲者。惺詩文尙無所歸。况白業乎。仕宦言歸。世以爲不實。而惺信公自不爲虛。亦不待入山之後而始知之也。然公先着亦未能便了。惺無經世才志。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着。恐終當屬詩文。拮据民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極狹極套者。利其便於手口。遂以爲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謔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語似是最能縈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於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鸞鷲人燈燭輿杖。實於古人

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來諭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黜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絕無好異相短之書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決不指此耳恨詩砭一卷未成不能錄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此古心古道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於此與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聲跡漸遠也言之黯然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爲海內人論詢仰久矣及先生之宦而某髮未燥也是其少長貴賤賢愚相去蓋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顧某於邸者三視尋常君民之禮有加卽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某驟謁先生於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賤小子得見大人事君子有數有緣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

通書。唐突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人而接引後進。有甚於某輩之欲通乎先生者。如庚戌之三顧某於邸是也。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而一布其區區焉。

與譚友夏

弟舟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久。約之堅。孰有如蓼者。而一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岱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兄南岳草。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懣。然此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妬也。往時一副手筆。祇以浮渡盆景架開消之。不無牛刀割鷄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傲居金陵。心自懷歸。蓋平生精力。十九盡於詩歸一書。欲身親校刻。且博求約取於中晚之間。成一家言。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一遍。取其事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舟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牽於他念。千古一時。蘇長公示子由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卽偶聚故處。而吾豈能復記憶夙生事乎。念之念

之可與吾弟怪同看之。

又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曰。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其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徹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答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者與讀者有所落然於心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躍然於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辱論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

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卽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鏡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於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爲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卽自謂無痕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復魏肖生

幼時讀肖生甲午戊戌應舉文。以爲有豪傑之氣。恨滯諸生久。不免相隔。及入蜀。首以得見肖生爲快。而又不相值。時時見所取士及其士之文。亦復有豪傑之氣。一洗固陋闕茸之習。慨然笑當事者不務錄真才。不勸士子讀書窮理。而漫然以正文體三字。了却衡文之事。作一段好話。此不揣本而齊末之論也。以爲造士無如吾肖生得體者。用之黔蜀等處。尤爲對症之藥。觀丙辰會場事。不意正文體三字。流禍承羞一至於此。由此觀之。肖生化蜀之法。施之天下。

可也。某典黔賦。獨携肖生粵錄。及先師雷太史閩錄耳。不知有一二語似否。而猥加許可。豈自有其美而不自知乎。強草二帙。蓋以韓非蘇秦之骨。而出之以歐柳筆舌者也。某備矇眊誦詠而已。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與弟怪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纖。幻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種才情骨韻。當鍊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使用此爲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卽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卽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人。畫亦必傳之業。書牘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所不居。真是當頭一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一業。何時與兄參之。

隱秀軒文往集

書牘二

與陸開仲掌科乙卯五月二十八日

以試差駐籍不通外事。昨日皇上臨御召見廷臣事。日晡始聞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一堂。二十餘年未睹光景。天清日朗。雷厲風生。此剝復通塞一大機。臣子加額之時也。不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聖怒。其拿送刑部擬罪之旨。二十七之夕一更始傳聞之。弟於道長曾未識面。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於時事國體亦大有關繫。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爲今之時。惟有闕揭婉陳密解。先自引咎。如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而得罪。庶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機緣。有譴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蠕蠕就就。伸其頭足。布其關械。熒惑洞喝。所全尤爲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謀合詞申救。非惟無益。反重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後。必曉譬臺省止其上疏。而以闕揭申救。一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此。使言官待救於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時非立

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於消邪萌。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爲道長一身一家計。亦非爲
言官體面計也。弟以五鼓辭朝。四鼓作書。達之兄丈。恐緩則不及耳。

附答書

陸 鏞

讀來教。大快人心。弟夜來爲此事目不交睫。正所謂二人同心者矣。昨弟聞此舉。亦
在日昃時。急往叩劉道長。不得面。大率道長之意。以二十五年未見之盛事。而盈庭諾諾。
故欲建白一二。不意遭聖怒而不得申其款。只此一番光景。亦見主聖臣直之象。今主上
當時不杖不斥。而發之司寇。此尤英主所難。在彼時相公卽應申揀。竟默默以出。令人不
勝有君無臣之歎。此事既下司寇。便緩便通商量。必如台指以開揭婉陳密解爲上策。若
大庭昌言必重聖怒矣。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首功之事。期于消邪萌。結正氣。存國體。
存此心也。天下太平矣。區區獨知之契。得臺下相印證。猛然欲飛。敬當奉尊教。竭犬馬以
期必濟。以慰知己。天炎如爐。長途自重。只尺如隔萬山。欲言而楮難展。付之神往。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讀所寄上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粟。仰
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災管。常賦之內。上有蠲。下有逋。而猶不告

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可爲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適親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爲必可補揀。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逆料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具。萬萬無利於國與利於民。而又且萬萬不利於官。某聞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爲之時。凡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爲而後可也。惟異翁蓄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不必遽覩其全。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紓立法任事者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尙有可爲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病者得瘳之分數。於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爲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卽向者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萬不利於國於商於官者也。某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爲綱冊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己雖不能爲。見人爲之。如己自爲之。是則區區之懷也。然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且晚貴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

公祖公書。乃知爲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寬一分鹽價。司鹽者安能奪之。况翁丈亦楚鄉紳乎。弟亦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卽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評之。責司鹽者。今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爲太速。令食鹽者待七分之價於十年之後。或亦太久。惟自今年以往。屬疏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省城每包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卽弟所謂不必遽覩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卽可以謝楚民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於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欲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爲減價者也。弟事舛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爲不情。亦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團圓鹽法。使臣子於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於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於鄉評物議。以爲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狗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於壞。鹽法壞。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之於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謂揅壞之說。真屬

空言具文。真不利於國。與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於鹽法一事。但欲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如此耳。幸勿罪而咲之。

擬曹操讓黃祖殺彌衡書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彌衡。惋歎彌日。何足下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人。狂而騷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孤使笑而哀憐之。才士薄祿。一至於此。然其山雞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性。氣介堪重。豈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恥之。值其跳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雄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其就縲紲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騷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卽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鬪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

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於衡。卽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啻有千百倍於衡者乎。小儒愿子。爲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識不問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誰俗。辯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於衡。迨其歸命之後。巽馴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遺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關羽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敵。丈夫舉事。從古如此。况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聊爲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黃祖殺龐衡。所謂虎欲食人。不避豪賢。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若老瞞輩。又當別論。此

文正寫出一段橫罔之氣。其可恨又甚於殺衡。不知者誤以爲爲奸雄出脫耳。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碁局之變。不見不聞。卽上疏改南。通書長安舊知之時。猶一切以丙辰前情理望之。及讀諸公回札。我稍悟其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不然之故也。今又一年所。而始知之。迨其知之。而局又變矣。甚矣弟之闇且鈍也。徐從篋中檢台兄去歲兩番回札。與諸公同至者。視與丙辰前相與。情理未嘗少變。微獨弟。卽於弟之好友。若鄒若魏。瑕瑜不掩。視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世局自變。而台兄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不肖弟以闇且鈍而定。其爲定不同。於以觀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台兄近且居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言。聞此或一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謂交情二字。只可於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以之責人。若士宦得失之際。賣友得官。此亦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刻。卽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之未盡善。大半生於不讀書。弟向欲作二十一史詳略。附於各史簡末。彙括事文。竊取其義。計成功無時。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訖於宋元。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史懷者。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今刻完九卷。左國至史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速覽之。因郭振老之還奉寄。合虛過南都。晤弟。以其女亡於京口。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有淵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不盡欲言。

與王以明

乙卯問步。夜尋以明先生。良是奇緣。恨爾時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語了之。今稍知於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醒觀。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年交游。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諭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不敬久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溺於詩文。忘却生死。今承屢教。寄示近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諸種。甘露之溜。自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胎骨換盡。蓋以明於二事爲一。故兩得之。弟視爲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定。爲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覽。小條匆匆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肯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性疏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於某。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處已於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看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真似。俱不必深論。

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此一書將藉此一語口實。以傳某以一言。徇此一書。且有餘矣。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爲此乎。一笑一笑。

與林少巖座主

去歲聞三兄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乃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於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卽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遠能得之於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間。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人術者。云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常之。

是惺之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爲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隱秀軒文秋集

疏一募

圓通庵募緣疏

夫多藏寡與。病坐慳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訟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庵者。去鎮二里許。邨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遽勤拮据。感龍象之泣。冀信者之哀。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忱。破彼慳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邑東西各有湖。湖有寺。寺有閣。登閣焉。如坐舟中。倚船窻而下視。水可掬可漱。可濯可灑。卽不以爲佛國。而不以爲勝地。不可也。寺僧岸公曰。閣必積經。經必積僧。僧必置田飯之。發願作玻璃閣。閣計其費。可三四千金而足。吳居士幼如難之。問鍾子。鍾子曰。夫募者爲願。施者爲

緣。頗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漸致亦易。以願聽緣。以緣湊願。是岸公之志也。且夫佛無土非國。而莊嚴者。非勝地或莫之肯先焉。登是閣也。但作舟中想。見可掬可漱可濯可灑者。在船窻間。樂其勝焉。因是以有閣。閣因是以有經。經因是以集僧。僧因是以有田。以無方之緣。足有待之願。且暮遇之。居士何難焉。吾宗僧有性慧者。募作圓通庵。止數十金。不能取盈。持鉢甚苦。見是疏。得無河漢。豈其地之不東禪。抑其人之不岸公邪。請戲質之。老岸。并出是疏廣之。

題二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雄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息而自息。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銀土石膠漆。則其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况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佛有斷割肢體示無所慳而諸經乃云以金木土石膠漆作佛像瞻禮讚歎便獲福報胡輕其身而重于其身盡之像也。退谷居士鍾惺曰。瞻禮讚歎。從像而生。則佛法以像而長存。佛之欲存其法。有甚於其身者。則像烏得不重。重其像。宜無如金木土石膠漆之可久者。舍此而畫。其爲可久也難矣。夫真能重其法者。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爲久焉。難久者而務爲久。則非徒如金木土石膠漆。瞻禮讚歎而已。又將有所以爲守之道也。是以古人畫重人物。人物重佛道。在作者伸紙濡毫之初。已辦一極久之願力。必得於守者之人而後已也。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久矣。萬曆丁巳三月。惺寓白門。與王子宇。林子楸。林弟古。度胡子起。昆。獲觀之。似非一時所爲。而威儀嚴整。此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像之所爲也已。傷其歲久。紙軸毀敗。歸與吳子惟明圖重裝表之。惺自書各祖出處其上。夫作者願力。期必得夫守者之人耳。守者之人不易得。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道。夫裝裱之於畫。其於以爲可久也。差易。不可謂非守之道也。是歲五月十五日。惺謹識。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予募裱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有石居士者。感其義。捐數百金。構牛首羅漢殿。夫衆塵黑業不同。造於慳者甚多。諸佛菩薩廣設福利。以勸人施。夫衆生主施。則諸佛菩薩遂主受。

乎。蓋書者慳之反也。施則慳除。慳除則黑業除。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人人可作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而何愛以身爲受乎。今匹夫齊民。無故而欲致數百金。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其舉念行事。有不可言者矣。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舉數百金。一旦捐之。則并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一旦懺除之矣。舉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隨此念而一旦懺除。其爲善念福緣。又豈盡於此數百金哉。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曰居士既身捐數百金。胡爲乎募也。予曰。裝裱祖師畫像。其所施幾何。居士感之。至捐數百金。彼一切善人。豈無感居士而共作佛事者乎。若身捐數百金。而使一切善人。無由發布施之念。猶墮慳貪業中。此世俗輕財之說。非諸菩薩所以勸施之意也。

募畫祖像疏

祖之爲言傳也。不自其身而止也。使止於其身。是上自飲光止矣。又上而白毗婆尸佛止矣。於祖之義何居哉。祖之義既不自一身而止。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又豈可自一歲而止乎。牛首祖像百幅。信心者多臨而瞻禮之。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新安方居士欲廣牛首祖像之傳。而委之戴清之。可謂得人。像成而置之黃山。可謂得地。鍾子方客白門。感牛首祖像之裝者。就渝而圖新之。聞其事而歎喜讚歎。告二君廣勸十方信心。成此功德。勿生退轉。第提

祖之一字。顧名而思其義焉。斯可也。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乞法者欲釋其疑也。計宜乞於多法處。乞於多法處。能使與者生饒益想。生歡喜想。而不必苦其難。施法者欲起其信也。計宜施於少法處。施於少法處。能使受者生希有想。生難遭想。而不敢忽其易。吾鄉京山有多寶寺。其來數百年矣。而尙未有經也。寺僧海林行脚至金陵。誓募五大部經以歸。懼其難就。不勝悲惱。鍾子廣之曰。仁者無憂。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若乞法於多法處。而此中檀越施法於少法處。機緣無妙於此者。且吾聞經爲如來全身。施經者非施財。乃施如來全身也。昔有一菩薩。以己所生之國。匱弊無法。請於如來。歸教化之。今以數百年之寺。而耳不聞佛。目不見經。匱弊孰甚焉。譬若以此中檀越爲菩薩。處多法之地。而視娑婆世內。尙有無法之國。必且身先往化之。今有方便於此。一人施經。是以一菩薩。齋一如來全身。往送於其地也。多人施經。是以衆菩薩。齋一如來全身。送往於其地也。有如來全身之賜。而又免於菩薩自往之勞。其踴躍助顯。施之惟恐不速。而勸之惟恐不廣也。又豈止五大部哉。

募千五百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

佛事。善薩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七月十五日孟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捷連。爲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餓口施食。何始乎。始自如來。爲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拔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敢以爲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爲勞。其福德抑何廣。何遠。而不敢以爲廣。且遠。但以爲尋常慈孝之情。若曰。吾所拔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聞孟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樂助。此非佛事。孝慈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於水際作孟蘭盆會。持尊勝呪。施食。念經禮懺。爲五晝夜功德。以疏示。惺願題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惺德薄罪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淚歡喜。迷二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因是語。而願附樂施也。其亦曰。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而已矣。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金陵自康師以三七日致舍利。始有塔。今大報恩寺佛殿後。插烟霄而亂星日。爲震且國

中莊嚴第一者。文皇帝之爲也。舍利住住有光。隨人願力所見。雖以惺之根淺業深。猶曾得一遇之前。爲佛殿。殫極弘麗。想元末國初。革命靖難之際。士民之坑屠。兵將之夷殺。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事定想與聖主大雄大悲。必有憐於志者。庶幾仰藉三寶津逮。於以解其結而資其福。深心所託。非苟而已也。殿燬於火六十年。而牆壁兀兀。然立於煙霜風雪之中。劣得不仆者。蓋有故焉。然而復之。則難言矣。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者。廢則疏。請出水衡錢新之。今邊腹多事。公私告匱。水衡錢豈能及此。中丞本如吳公。信心護法。自度利他。數十年如一日。惻然龍象之泣。重興信者之哀。曰。吾以積官餘俸。倡衆修舉。代濟縣官之乏。而存皇祖拔幽功德於萬一。非惟善信之極思。亦臣子之至情也。於是捐貲。首復塔左之祖殿。與未燬之伽藍殿。相配若左右手之翼如也。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之有坐也。募衆重修。以爲佛殿之地。而屬惺爲疏。以勸施者。惺猶記戊午開鐵失守。軍民糜爛無數。名將大吏從之。南都善信。贖錢米不訾。飯僧懺誦。廣建水陸道場。普薦忠魂。惺實爲疏。至中夜。聞甲馬之聲。雜風雨而夾星霜。趨於壇左。感應如此。報恩塔殿。乃文皇帝所以雪冤拔滯於革命靖難之際者。今遼禍未歇。治東腥膻。所屠戮過當於往歲。文皇在天。憫然於志。必有甚者。今新此塔殿。豈止如前水陸功德。方今物力告絀。宰宮居士。隨其方便。倡和勸助。代爲皇家。永此福田。亦輸財急公之誼也。

隱秀軒文秋集

疏二薦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罔極劬勞。乃獲棘薪之報。孔懷急難。永乖唐棣之歡。薦其死何如養其生。酬親恩未若資佛力。痛念先嗣父某。嗣母某。本生母某。體有異於髮膚。恩勤則一。亡弟某某。情所關於手足。征邁斯同。兒無常。父母共瞻共依。道有宜。室家既翕。既具。豈期蚤歲。四親遞奪。其二。養胡補於升斗。才終一星。五子遂亡。其二。恥有甚於瓶壘。念此碎心。疾如疾首。若斷五體。奄奄氣息。猶存。難禁痛割。自省多生。種種罪愆。已積。應受摧崩。茲者節屈孟蘭。佛垂寶筏。念菩薩所首超之衆。必闔浮最作善之人。如慳一身之不孝不弟。悔懺何追。乃諸眷屬之無罪無辜。脫離差易。儻嚴慈施接引之恩。親蒙升拔。令骨肉登清涼之域。身願泥犁。謹疏。

薦先師雷太史疏

生天成佛。文人妄作後先。慧業冥心。大道何分靈蠢。佛所比之應類。世乃認爲上因。非仗

弘慈終難超拔。痛念先師翰林院檢討雷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亦曾願作佛弟子。非無戒定慧之根。未免猶爲世名人。卽其貪嗔癡之處。惺等師友情關。量其沒後。或無往愆淪落。老婆心切。懼其生時。偶爲慧識牽纏。仰資津送之功。得出輪迴之路。罔使平生正骨熱腸。翻成有漏。夙世文心妙識。總隨無明。速登彼岸。永脫諸緣。謹疏。

薦亡兒肆夏疏

生遭奇哀。恩愛卽成冤對。夙迷勝果。靈明反作沈淪。惟佛恩能豁冤親。匪道力孰超生死。痛念亡男肆夏。慧則秋神玉骨。年惟石火電光。宿愆不無。現業尙未。冠昏官以未嘗。算已不盈乎廿載。貪殺淫其何自。罪豈能精乎三生。茲當解倒懸之辰。乃其永度脫之會。溘長逝者五年。於此恐未離乎六道之中。仰賴圓通。以超幽滯。但念惟能自度。乃可度人。惺身無慧劍。識不逮於東門。眼望慈航。惠欲要乎西土。沈愛河而作沒人。津梁罔覩。向苦海以求亡子。鍾鼓何爲。竊有癡心。祈伸鄙願。想汝於人間。地獄天堂。茫茫何處。報予以過去。未來見在。的的安歸。非惟藉彼脫離。尤所望于導引。謹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悔。人欽襄革。何煩代彼興哀。要使廟謨無失。律威而協師貞。兼之

邊計得全。嚴翼以供武服。迺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勝則爲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爲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何怨。乃者建虜。鷓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兵食信之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阨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強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幽冤之氣。或上動乎人天。恐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固爲匪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爲不細。某等敢聞國恤。舍杼軸而他求。仰仗佛恩。冀津梁之普度。謹疏。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收集

碑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圯。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爲寺。有。是委衆力於壑也。夫圯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曷可弗之修也。圯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爲寺有者之道也。修之奚先。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歸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攫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陞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扭。千宣斯義。告退轉者。俾堅其守。僉曰。善哉。單有衆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圯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列名其陰。里人某某。

范公德政碑

徵吏治者必以言。然有氓隸之言。有文士之言。一文士之標。不若千萬氓隸之言之公也。衆文士之倡。不若一氓隸之言之信也。雖然。此爲夫治行無實。而藉文士之言以潤色之也。云爾。若夫實心實政。加於上下。達於幽明。千萬人與誦之矣。一夫心許之矣。乃或慮之於心。而未能出之於口。出之於口。而未能傳之於世。用文士之筆舌。代吏民之心口。此從來史家循吏之所爲傳也。豈可廢哉。而余非其人也。銓部有范質公者。曾爲東昌司李。余友王永啓。督學山東。曾爲余言其人。清真簡遠。有名士之風。而不廢吏事。余心儀之久矣。公且入爲銓部。疏理人才。維持世運。天下人誦公之爲名銓部。不暇知公筮仕之一郡。與司李之一官。而東昌吏民親被周澤。優渥霑足。若東方之戀衮衣。南國之思甘裳。又不必知公之爲名銓部。所知者公在東昌一郡。司李一官之政而已。交郡丞楚人周君者。公舊屬吏也。姑順吏民之意。取公宦跡之在一官。名實之在一郡者。垂之樂石。而屬余紀之。其言曰。公之爲名銓部。子所知也。乃若東昌爲京輔。舟車孔道。公之爲司李。正旱蝗相仍。人相食之時也。公巧出於誠。捷生於靜。苦心本於曠懷。而多方行以無事。事未至而經營。則若革大戶以疏里甲之蠹。除馬戶以清郵傳之役。事至而修救。則若查粥眼以活道殣。置膳田以息踐更。條捕蝗十議。以採田穉。事已而善後。則又

老年豐穀賤酌爲入穀抵銀之議增其直俟時而平散之。諸如小大之獄必以情。身處於無欲而墨吏望風去。此雖一官之職。一郡之事。不足以盡公。乃東人所以知公誦公者。止此而已。雖然。立石誦公者。東人意也。非公意也。公無意於東人之誦。而似不能忘情於子之文。是以聽其立石而不辭。子其爲東人紀之。余猶記吾鄉人蔡君作臨清守時。移書於余。大索余集。云其意出范公。其言與今周君之言合。夫周君欲以余文代吏民之心口。而公反借吏民之心口以博余文。身操天下鑑衡。少年隆貴。而區區然屑屑然。欲得疏賤文士之一言以爲重。此其虛懷曠識。有大過於今人者。此公所以爲天下名銘部也。而惜余非其人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冬集

行狀

程次公行略

新安有程次公者。豪朗人也。所居之地。能使其地之人樂而爭有之。業醴於淮。淮人惟恐其不淮。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其不武林。客金陵。金陵人惟恐其不金陵。然而次公實新安人也。次公姓程氏。名道廣。更名希臯。字幼和。別號弁丘。世爲歙槐塘名族。云。父先娶於唐。生道文。又娶於余。而生次公。祖野亭。十世而上曰訥齋。顯於宋。又上三十九世曰玄滌。又上十四世爲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歙。蓋程之受姓遠矣。公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書。一再過。輒上口。然有幹局。其父名儒也。雅不欲限以學究。將以世務鍊之。有所經畫。每與裁決。使治生。曰。貨殖。非小道也。經權取合。擇人任時。管商之才。黃老之學。於是乎在。姑使試之。使得自以其意通賓客。客多而不雜。年二十七。命治鹽策於淮。兼以其地近金陵。俾得遊棲以廣其意。入資南雍。馮祭酒見而器之。身爲成均弟子。口不言錢。而淮之部署。胸中略井井矣。歸籍其子母。全而報之父。

念廣陵去家遠。心動思歸。不必時至。樂武林湖山之勝。距新安可朝發夕至。且曰廢居之道。何地不可施。改其醴於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職者。察其可任。一以委之。若不知有生計者。大率如居金陵時。然倍息者。再任人之效也。而客曰。仁心慕義。賢士大夫樂與之遊。嘗貸某孝廉金。辛丑孝廉成進士。卒於鄞。舉券焚之。人以此知貸金。非以孝廉故也。益多之。稱程次公。程次公云。往來書問。咄嗟削牘。詞理可觀。有陳孟公之風。浙之藩泉守令。爭以客禮之。然無所請事。至從兄見陵於賤。而富者躬囚服出理之。無何。聞其父病。跣而歸。病良已。反杭兩月。而父病不起。居喪易而戚。鄉里法之。自是亦不復爲往時遊矣。一室之中。圖史爲鄰。延名師友課其子。能文章。今長男瑄在子門者是也。暇日。輒與名僧坐斷橋。遇緩步至者。卽與飲。不通名而去。癸卯還新安。會歲大稔。穀貴。邑令勸糴。首出千石。應價爲之平。丙辰。丁母艱。所委武林族子會計者又死。顧影單外。將反淮上故業。會姑之子黃歸自燕。盛言燕中都會質庫歲息可十五。公亦欲乞一官。先舉千金授之。不責券。將盡室就道。而黃之千金業付酒家胡矣。公一無間。而生計稍落。遂由金陵再至杭。杭之故人迎勞之。謂次公將爲武林人也。公內自計。遊莫如武林。居莫如金陵。遂有終焉之志。風晨月夕。隱囊照帶。牛頭燕子之間。殆無虛日。而武林故人有勸之仕者。遂理前入燕之計。入貲南度支。法得授鴻臚寺序班。行有日矣。會有脾疾。就醫京口。旋以次子婚至。

金陵雖瘠而神王醫以寒劑進。暴下五日而卒。蓋萬曆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距其生隆慶丁卯八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一。時瑄受公治命。還就新安郡試。試居前。未及試督學而歸。歸則屬纊六日矣。故暄尤負恨焉。娶方氏某女。子二。長卽瑄。娶某生女。一未字。次某。娶其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某某。公外甥而內檢。有至性。母於唐。忘其非已出也。喪而孺子泣。始與兄道文析產。兄所欲予之。所棄乃取之。有屋某所。兄欲之。而難於發口。居間者繆其詞。旣而知其故。曰此易耳。速推與之。仍具千金佐讀。蓋兄亦諸生中嶽嶽者也。兄死。而視其孤有加。其內行如此。瑄篤學有志。行將乞文以寵亡者。於一時年位高名夷然不問。而責於予。始一歲中月數拜子門。後一月中數日一拜。最後一日數拜。予憮然曰。此孝子也。傷其志。爲具其行事焉。

隱秀軒文集

三五六

隱秀軒文藏集

墓志銘一

明茂才私諡文穆魏長公太易墓志銘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今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今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爲詩。竄改幾十二三。屬續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後絕。爲一紙書。遺其尊人榮期。公曰。必鍾子也。志我墓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茂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諡之。余惟長公幼清蚤譽。高才奇骨。爲一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於諸生間。又必奪其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公之讎之必矣。差得志於詩。志長公墓者。宜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於所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獲此稱以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於是因之爲魏長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政生敬。敬生鷹。封文林郎。鷹生某。以進士爲

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子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卽有異徵。西安公固奇之。掌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傅。目所過書。十行輒了。手所弄文。三爰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本寧見而異焉。異日當以文鳴世。一時承響傳寫。而君其時隱然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家郎君者。藉藉若是。欲一觀其曲折。能否未有間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爲諸生。倦矣。而君尙自如。然其文畜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史敬承西安公。故雅游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薛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自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爲黃玉社。工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傾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已亥。流言起。飲章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徧。欲脅以衆。怒爲危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反中。中文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於有司。皆高等。忌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起其名。計益訕。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語次。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且挑。稍能自出。語輒詫奇險。自我作祖。前古所無。而不知。已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曆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

偶合以爲獨創。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絕歎以爲奇快。其後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君辟應楚鄉試。罷歸。益墨墨不自得。而恆快於詩。君秀羸不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嚴。其於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自托於長慶世。或指長慶爲太易。不知其用穉爲老。用險爲穩。用凡爲奇。用亂爲整。要以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今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雜霸治之。聊以矯俗玩世。通其壘。魄之氣。橫佚之才。真率灑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易世。自覲面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譚友夏過京山。讀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晚年意。各相驚歎。能去忽太易得羸疾。學使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君姑病免。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試。傷尊人心。輿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文亦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生。事聞。遠近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憂之甚。余乃手削牘奏記。主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言律二十章。自廣曰六等吟。悲憤譴浪。嬉笑痛哭。共面而呈。同口而出。嶽崎怪譎。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道者。今秘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少負絕才。絕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者計謂。被以挑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已亥事。而君實澁謹深淳。至性孝。

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卵翼二弟。過於父師。乘居獨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余度前。口語語事。或自招婁。以此墨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予廉。無雜交。雅重識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間酬贈。非其人。輒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名。足以怵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能不借其名。以爲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慕太易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兩娶婦。輒死。甲午。娶於譚。卽郡丞完女。戊戌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結。譚君卽狀太易者。郡丞長男也。己亥。娶於田。丁未卒。有子一人。名繩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展其才。才不能展於用。余以爲天假太易年。其所失職於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獨閒。卽所得志於詩者。不能遽有加于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爲詩。差獨富。閒卽享詩福。富卽專詩名。是區區者而竟亦奪之。造化亦太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興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實。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

生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榮期公以某年月日葬太易某所。柩兩婦間。余姑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當題其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柩。家人矯太易命爲今稱云。銘曰。生失職於諸生。而得志於詩。女有以自樂也。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予手後子存。子手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志。烏知夫誰手。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春宇蔡公墓志銘

予不識蔡先生。先生有少子孝廉。爲吾友魏祠部定如乙卯南場所取士。祠部取孝廉以文耳。然爲予言孝廉至性。而習於禮。其居先生喪。易而感。亦猶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南都。乞書焉。客僧舍者。踰月。候予閒。而不敢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弗之敢忘。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不志。其大者志其大者。而後其言可久也。予觀先生論邊材。及對王相國數語。深歎郡邑郎署中。自有具將相眼者。而世莫能竟其用也。因作蔡先生墓志。志曰。先生姓蔡氏。諱桂。別號春宇。家世沛人。五世祖楫。洪武間以孝廉拜監察御史。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

異政。載五倫書。四傳生俸。曰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嘗爲閩建寧簿。及浙之樂清丞。有惠政。配盧氏。贈安人生子四。公其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嚶嚶古人。與兄弟燕談。數以己意於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斬之曰。以弟視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千里內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高等得試南都。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真。李翰峯輩。皆以道德文章。有盛名。公皆友之。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二十有一。慨然經世之志。讀書取古人議論往事。今可施行者。爲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往。九上春官不第。癸未謁選。得湖廣永州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雜處。公受事。卽有猺洞之亂。當事者議勦焉。公曰。種人叛服不常。固其天性。勦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值。而以邊民萬骨。代爲封賞。狗從來邊患坐此。猺性獷而樸。可以誠取。請得以單騎探其穴致之。當事者從其議。卽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攝道州篆。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糴者叩門不應。公覘知官粟尙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於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糴。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日有聞焉。懼於藏粟之滯。且蠶爭出。予民糴米。價驟平。州有被劫。而夫婦俱死。賊手者。其十一歲兒得脫。明日。其女來視。誣其鄰。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年。斃其六。公立召兒。訊之。得其狀。後眞盜獲。人始服。時旱天

乃雨。戊子擢順天府別駕。有清軍之任。海內承平久。百姓安土。往襲伍如。囚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子取代。捐餉以爲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曰。是無益徒滋擾耳。暫得報罷。皇陵側有居民數十家久矣。中嗜利之。以爲且蝕陵。徙之便。公覈其不然。力請如故。越三年。晉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塗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取車戶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都城海贏不下數萬。可儆而代也。凡日運萬石者五之。滯者立消。尋推崇文門稅。不敢取其贏。充長官。筐篋。盃兌湖廣。遷雲南清吏司郎中。常市珠寶。上疏謂珠寶拳奩中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然公亦倦遊。有復褐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袖滄江問釣。稍美。蓉堪製舊時衣之句。日與里中張都諫輩爲文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亭於縣東偏之高村。題曰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月。宜娛老。宜避世也。匿迹不入公府。庭尹悠然。老而嗜學。不輿不蓋。安步里門。與人言。依於義。期以德化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蓋其經世之志。薄試於郡邑。郎署而不得用。其所未足。意有所合。時一露之。爲郎時。曾與人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疑其人不變。通公曰。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令得一。人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一京兆尹。又疑其取用太濫。公曰。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陳平。

可用趙魏老將。馬取之。蓋釐夙蠹。則主持正。破拘繫。則急揮霍。邊材之選。二義始備。人服其確。太倉王文肅作首輔時。嘗訪以永州事。公斂手曰。某作永吏。則言永事。相公宰天下。何乃問一郡乎。夫天下一郡之積也。一郡無事。何補於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不外於使郡邑無事。使郡邑無事。在賢守令。守令皆賢。則天下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下之道也。守令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爲善士爲良吏。然獨三致意於論夷卒糴。清軍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者。皆國家大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志其大。以答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三日。距其舉於鄉之年。周始一甲子。得壽八十有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十八年卒。子六人。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劬尊人也。以予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民部郎。少谿公祝云。公爲參藩子。爲民部父。其墓宜有志。然讀孟劬所爲公狀。概其心行福德。公非以參藩子。民部父。博文人一志者。卽惶年家子。亦豈以參藩子。民部父志公也。按狀。公諱

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隸當塗縣人。父參藩公諱某。以饒部郎抗疏王廷杖。由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生應乾。舉嘉靖辛卯鄉試。次坤。慧而天。側室林生。應龍。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兄已舉於鄉三年矣。公生而淵敏。吃。如有巨人之志。參藩公異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以公爲國器。參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兄方挾策公車。叔兄與齊年。猶好弄。公居廬無重心。易而感。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參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三之。公退然仰家督鼻息。田取其污萊者。宅取其淤隘者。臧獲其老弱者。僮僕公子。見以爲名。美。實寒峻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參藩公死友也。開府江南。特枉節鉞哀臨之。呼諸孤出。部署諸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孺人婚。未定厥祥。中丞欲以女女之。公隱謝泣曰。長者不棄諸孤。下羊舌泣。亦猶行古之道也。孤終不敢效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丞知不可奪。長太息去。無何。伯兄商長安聞訃歸。復舉公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察及雞豚。公母子倉皇徙宅。不敢視。日寄居青山草堂。無忤色。無後言。冀以積誠於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寤。服闋。程孺人來歸。椎布操作。佐以薪膽。不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補邑諸生。時伯兄令成安。寄訊達空雨而已。公安之曰。吾以成吾兄廉吏耳。然體弱之產。寄伯氏吻中。八口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孺人手口取之。迨伯兄改倅桂陽。始恫乎有愷於厥志。出其子請業。而公喜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

四十遺孤九齡。一切後事倚辦於公。而桂陽公亦罷歸。歸而於先產無所益。尋亦鬱鬱卒。公憫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孤貧諸生贍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爲諸子姪師友。適館授粲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旰江先生以理學爲海內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召之。刺經發難。與諸生言常格格不通。至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授。然公爲諸生亦且倦矣。有長男已補諸生。而早世。程孺人幾不欲生。公每以義命豁之。而民部頭顱亦漸出。然善病秀羸。程孺人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輒自起撲其燈。且欲割田百畝爲成均弟子。公曰。勿以貲污吾兒。且是子終由膠序起。其待之民部。尋亦補諸生。於試時有利鈍。而公不爲督過。曰。無益徒頓其興往之氣耳。無何。民部果以文受知於鄧銓部心虞。王侍御二固。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民部舉於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爲壽。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士。授官民部。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清四吏子孫。出督餉潞河。有所釐剔。大司農李公以爲古清郎。善之。然三年中。手削牘乞歸。視公者數矣。公止之。勿負知己。尋以考滿封公如其官。又三年再滿。蓋民部一官。以潞河一役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堂下。郡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要公往爲重耳。不敢以筋骨煩之。然拜手闕廷。無敢失容。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子。婿羣集。猶能顧曲。按節和梨園歌。及商探梅送臘諸韻事。獻歲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

稍劇。擁衾跌座而逝。記子孫奉茗椀環侍。頷之而已。時萬曆戊午正月廿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廿六日寅時。得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栩栩。然見於鼻端。於榮利淡如也。嘗啓筭見金一囊。度可半百。秘之。以待亡者。數月與所親吳老飴。以微語挑之。果夙昔假榻時所遺金。而歸之。村父有中細人語。懷刃伏莽。司公。公乘月以好往厚貽之。其人不覺自失。曰。吾本欲甘心子。今見子而吾之意也消。吾妄人也。不能見子。其感人如此。家宰馬公鍾陽。舊令姑孰。與參藩公石交。數移書招公。公謝不往。環青山草堂。有田數百畝。春夏耕桑。秋冬讀書。去瀨水一衣帶耳。與武孝廉陳文學爲文酒社。不問外事。曰。出無所聞。聞亦不解。有古隱者風。所居國。不言而飲。人以和名。爲鄉里善人。沒之日。已大耋。保艾難。老人猶惜之。配程孺人先卒。生男二。長可。大庠生。娶陳文學女。先公卒。次可仕。卽孟劔。官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娶方伯夏孫女。繼娶某女。女一適某。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娶某某。可仕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先是程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麓。闕地得二石子。公以爲同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志也。銘曰。人有榮名。以前後顯。公有潛德。以前後掩。人患其晦。公患其闡。小子愚賤。載筆實忝。公不借名。愚賤何覲。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藏集

墓志銘二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渭者。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於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且死。不敢必宏嗣之能。後汪氏請於翁。必置媵。置媵晏氏。復有四丈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顧反。有子二人。卒襄翁大事。而請於予銘翁墓者。宏嗣也。宏嗣爲予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爲狀。尊素者。卽江陰繆太質也。予覽翁所以交太質始末。卽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公。又自有始末。其言曰。尊素所以交於翁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寓十廟西。翁寓亦偶近尊素。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一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坐一翁。攜兩幼子。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居數日。太質入闈。翁械佳墨餉太質。佐闈中用。且屬勿報謝。出闈反於寓。未入門。見有張筵月下者。遽引太質裾同入坐。曰。子良苦。能從我飲乎。迫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

也。明日太質他往。卽寄行李於翁寓。如其家。然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且留止白門。有孫頗解屬文。近在黃山。且至。至常執弟子禮。卽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世俗悠悠者論哉。故曰。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翁始末也。則曰。汪之先自魯徙歙。於唐封越國公。凡新安之爲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曾祖玄齡。祖良榕。字文盛。榕弟文質。卽大司馬伯玉父。翁於司馬爲季父云。父諱道映。字奎卿。翁生而軒輊有奇氣。父愛之。司馬公亦視如子。曰。將大吾門。初習舉子業。以父年五十。有倦於家政意。乃去爲太學生。是時奎卿公居廣陵。好客。戶外屢滿。幸舍不足以內。客翁察其意。築別圃於城南。偶若自爲遊。止計者。客至則輟以館之。所交盡天下長者。若馮祭酒開之。鄒司寇爾瞻。李太常本甯。皆稱之。歲己丑。大稜道殣相望。翁遇其骨。卽瘞之。爾瞻先生官南都時。欲建一漏澤園。以收無主之骨。翁捐金數百成之。家本素封。爲淮揚鹽策祭酒。屬一宗人經紀其事。宗人盡沒之。或勸翁痛絕其人。且置之理。翁笑曰。誤矣。失金未足。而又絕宗人以斷之。不兩失乎。人以爲名言。有友人負逋索者。如追寇窮。且求死。翁代償之。人負翁而翁代人償其負。君子難之。戊午冬。太質與翁偶晤於淮揚。鄰中之客。衣履相籍有聲。問其故。翁曰。予有小圃事。速訟兩年餘矣。太質謂翁徵人以認爲俗。不勝不已。今勝之。止成一徵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翁構圃捐與客。而又與客爭。

一圃何爲者。翁大悟曰。予交太質。今始得其助。乃謝去。邸中客所與謀訟圃事者。歸新安。以某年月日卒。距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濟。而以馴行掩父奎卿。公忽遭非意之災。遜於外者七年。翁挺身出。白其事。事乃得白。歸徜徉城南園中二十年。竟以上壽考終者。翁之力也。親忌日。見子姪衣色衣者呵之。聲淚俱下。坦中樂道人善。不喜舉子業。見人長於此者。弘獎勸。登或延致之。託以子弟。如太質。其一人也。太質一日攜其孫宏嗣拜我於病榻。曰。予交汪翁子。無與也。予不敢以子之文代予塞交情。然予有請焉。予中年喪子。頗似汪翁。汪翁喪四子。已復生四子。子其志汪翁墓。以旌仁人有後者。且爲子榜樣。遂志之。銘曰。喪爾子。還爾子。假以年。周而始。福德人。何敢比。願學焉。作墓史。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官南儀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隱於白門。在遊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秩。秦淮別舍者。凡一年所。性寡交。於賢士夫。鮮所識。亦不爲人作文。然其於程氏賢者。久亦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也。恨未與之交。計其人沒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王太古持公行略。爲公長君景祥所自述者。徵予文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評。與予在白門之特不甚相遠。其卒以去年己未七月初六日。其時予猶寓仲秩所也。予何以遂不與公交。交臂而失一賢者。是

予之過也夫。乃力疾爲公志其墓以饑之。志曰。公諱敏弘。字思任。徽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甯之程。始於東晉太守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子民者。五傳至瑄。瑄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公其第三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慎言笑。取予大父奇之。以爲將大吾門。攻舉子業。以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習浮侈。且諸生五方輻輳。相逐爲勝。公曰。太學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奈何爭清華於衣履間乎。與二三同志。黽勉於學。尤留心當世之務。曰。士無論致身科名。卽太學生。豈無通籍之日乎。吾甯渠能面牆。以冥冥決事也。於諸書。取東萊博議之裁取。丘文莊大學衍義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成皆器重焉。卒業隸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程在早休沐。歸臥。時海中丞剛峯掌留臺。而公已知慕其風節。旅進之暇。竊覩記而私淑焉。已而假歸省親。公家世起鹽策。而公父爲祭酒。時已老。授其柄於公伯兄上林公。挈家南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出者代弟營俯仰。處者代兄供甘藟。不亦善乎。歲庚寅。公父以壽終於里。三子皆在外。窀穸之事。倚辦於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易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謁選。得授南京南城兵馬副指揮。卽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古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賢。如委吏之於會計。乘田之於牛羊是也。今云吏隱。云祿仕而已。高者以自遂其曠。而卑者以

自掩其竊。豈從來設官意哉。且京秩而得親民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得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囂以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必求信一意而後已。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之。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丁公尤重之。事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程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貲郎兩字。因歎人材限於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南省臺如南昌晏公傅公。折節交之。官三載。凡十三考。皆以最上。主爵以養滿。例封其父文林郎。母爲孺人。既得請。卽乞身歸。曰。吾祿不逮於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於民。而有及民之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榜所居以自勗。曰。存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公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上林公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鹽策。新婦以逸我。汪之撫前母子及庶子如己子。見鞭箠則念膚體。聞叱詈則戒口業。臨終而屬己子。以事父友兄。皆不愧爲人婦爲人母之道也。固公福德所致耳。銘曰。嗚呼。諸生耳。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而出處之道。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作人之初意也。豈非公乎。吾是以思其人。而憾未之逢。

程母咎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上介友人郝子荆以詩。請於予讀之。驚歎得去。

曾有子荆曰。未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物。曰。凝之母魯孺人行實也。予笑曰。程子欲以詩贊予文乎。以詩贊文。類相徒也。遂志之。志曰。孺人姓魯氏。山西大同府大同縣人。蓋淮揚鹽策地。秦晉與新安人錯處之。狎其土矣。父曰。思蘭。慷慨人也。幼奇。孺人爲之相。攸而凝之。先子莊所公亦以鹽策居維揚。爲祭酒。有邊商所爲不法。坊內商者。人莫敢問。公辱之。市伏之。思蘭聞之曰。此真吾壻也。遂以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椎布操作。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產也。習於儉。不能自變爲奢。居數載。與共還新安。事姑謹。病不解帶。辛卯。舉凝之。自乳。至衣則大布。食則脫粟。凝之病。以身請命。愈而就外傳。冬夏詩書。春秋禮樂。人以母也。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曰。兒父脫身千里外。曠歲不一歸。父道師道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責乎。莊所公卒。孺人年三十四。忍死撐支。以效忠貞於藐孤。而凝之讀書居業。有立矣。旣納室。凌卽遣入太學。而鹽策舊業在淮如故。定省牽犁。稍稍衰凝之。頗以隲先業爲憂。勉自力復之。而性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讀。曰。得無以此減產妨業爲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兒未喻吾志乎。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固教汝治生。春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凝之得放意。以從故好。而籌畫之事。卒不廢焉。禪客雅士。過從不休。養賓無缺。婦凌初舉一子。孺人頗以弄孫爲念。命置二牀。教諭諄諄。婉孌當凌心。榻以內。嘻嘻嗃嗃。俱不問也。凝之異母兄弟八人。服鳴鳩之

叔相好無尤。幾無常母。先後死者。間亦如之。去年秋。孺人年艾。宗姬有觴。而贈言者。孺人曰。未
亡人散髮至老。敢拜褒嘉。以速戾。平生素奉佛。偶疾遂不起。臨命無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
生隆慶己巳九月五日卯時。卒萬曆己未年二月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歲。子一。卽開禧
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次女。女一。適同邑呈坎羅大學希任公次子鼎功。擬之。先
子諱敬嚴。卽莊所公也。子旣志孺人墓。仍力疾刪定擬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其以詩
贊文之意也。銘曰。徽有婦。晉有女。父若夫。使而賈。考終哉。文士母。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敍州府宜賓縣人。大參尹子
求先生之女也。記己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婿劉郎七歲能詩。
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
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
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於燕。由蜀江峽。由峽
入江。由江達運河。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遭緩。可以爲家。得一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聯
之。缺於此。或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峻。如病藥

偶然從風而墜。或中冓之附枝。翹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暗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

祭文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雷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先一日遭偵者於途。有傳先生訃音者。叱焉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問故。噤不能言者。食頃曰。予何爲是惘忪者。悸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茲帷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旒。籍籍紛紛者。夢耶。某心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悸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爲真狂真悸真夢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再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一月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先生之靈。非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於先生所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六月。與先生盧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門生。

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某所知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人。嗚呼。某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稱師友。年餘相聚。不數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先生每借論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旁及人外之旨。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時。偶中機鋒。相觀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至阿。亦時有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而且以爲相成。吁嗟乎。蓋真有古師友之道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某亦以期之求我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之才。與志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於經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立可就。而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於先生廣處。恆欲其要高處。恆欲其實大處。恆欲其精孤處。恆欲其定銳處。恆欲其沈銛處。恆欲其厚透處。恆欲其涵奇處。恆欲其渾察。先生平日神意議論。似恆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呼。時事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今世頗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某恆慮先生異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稍定。交稍久。時稍暇。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某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無生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感激酬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親後事屬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

爲書一紙遺先生略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卽私情也。方今景象底滯痿蹶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復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勢必用一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羸之身。迫以金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深慮。大費調劑。某幸而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亦虛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矯或過直耳。予作是書。訖。密友骨肉。摩足飲泣。而予頗愴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令雷先生在此。必不爾爾。嗚呼。某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來。誅茅掃榻。遲我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庸立色取。奄有時名者。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靳於數日。死而分香履。願妻孥。囑田宅者。彌留之餘。厭厭刺刺。語不可了。而先生速絕。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願妻孥。囑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重留先生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在室。在身後者。可悲可慮居多。二二子當爲先生計。然先生嘗察某喪子而感。一日問某曰。子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今日者。能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曰。不能。先生曰。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愚先生。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二子從。語及大道之要。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念深。緣念自淺。必緣盡而後學道。

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某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欣然忘食。是何意象。子試叅之。其要言不煩。轉語相逗。率此類。使某得再覩先生言所欲言。聞所欲聞。甯渠止此。然某所欲言於先生者。如塊填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述其意以告先生。某所欲聞於先生者。如饑者於食。病者於醫。今何處叩先生哉。嗚呼。先生其亦聽之矣。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於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舍斂。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於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乎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於溫陵林明府。而同紬於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於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性情高視闊步。知子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敬舌存之戒。余恆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巽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恆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恆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愠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恆爲余一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章。而余

性疎子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瓊爲規。戒子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妬。無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輿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曠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日。僵蓬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援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能自振。見子諱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盡。使有如彥昇。見冬月葛帳。遭父友於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曷其聽而記余言。

告亡兒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廿五日。兒肆夏蓋亡十四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兒言。目想兒形。耳存兒聲。兒紙墨未乾。本汗未燥。席溫未寒。履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看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出郡邑。應有司試也。恍然不省兒亡。時時聞兒母哭聲於帷。聞裁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亡兒樊壼秀才。

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兒亡也。兒真亡也哉。於是不得不以兒爲亡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哥。呼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汝真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而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強健。聰慧老成。沈深縝密。孝慈淵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死者萬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屹如巨人。十六歲而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朝。我閱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於汝。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抱夭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女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茫然不解。正女之巧於愁我苦我。誑我誤我。閱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艸芥如猪狗。不足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賺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去。而未收其長。且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炯目疎眉。修膺映麗。志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棺。使材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哉。子散落曠澹人也。於世能關係。見女不驕不惰。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爲功名熱中之人。且精

勤諳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託身託家託世。使子得以遊戲文史。逍遙玄寂。詎知爾好道率佛。喜爲世外之論。方外之遊。暗室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奉行之數年不倦。此豈書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厲禁侍者。不予知。籍使予知之。豈遂效常父禁女所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方外之遊。吁嗟乎。女死乃知之乎。時病時未得細細叩汝。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於游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落落。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口道。往往因有倫有眷。有原有委。脩然了無挂牽。似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人憐女惜女痛女。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人去且復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汝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尙淺。罪孽未深。天性孝慈。阿鼻泥犂。不能到汝明矣。女人泥犂。吾不能女拔。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留。若猶受生人間。在人間爲人子。與爲余子等。予爲汝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女病中以速化爲娛。反真爲樂。予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彼太白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遊戲人間數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汝唯唯曰。可奈何。可奈何。兒不去。兒不去。爺呼我。我在。招我。我來。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且不入我夢。兒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真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生人間也。汝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人乎。汝縱不能如顏幾之返。

魂獨不開。願況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戚。誓再生願家。已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來。女就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強汝以人世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遊。女若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冥司留汝。不道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籲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浼求宅神祖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人間。令我不念汝。我手跡女能識。我文字汝能認取。兒其聞之。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子。十有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窀穸之吉。先二日戊午。其子之友鍾慳。偕弟怪。快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酌其靈而自爲贊。饗之詞曰。人情交其子。必重其父。而予與公自爲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公自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鑒。當公在日。諸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遊。不屑有所擇。客至公之門。登公之堂者。公不言。而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其客匿。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而客不敢頻至公之門。登其堂。久之。使友夏不能復爲不擇。然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予與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

與公外甥李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衣冠喜出迎。酣暢謔浪之聲達於外。而公歿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中予官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出不必值公之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安其靈。若有所待。而不知此正予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予之效也。公達於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酣暢謔浪之聲者。吁嗟。斯深於用其哭者也。公其笑而聽吾言乎。

祭同年龔圓甫文

嗚呼。圓甫神明淵靜。曰德曰言。出于慧定。楊子語我。子終于正。居廬死孝。沒寧存順。預刻去期。豈無修證。以此靈心。達其至性。子言至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卽其命。彼丐彼囚。於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今胡戚。生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子不能應。子亦不應。子亦不問。嗚呼哀哉。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且暮事耳。作且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且暮之頃哉。不意日

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日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於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隱秀軒文餘集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備才不得志而爲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爲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事中者耶。以是知鄭子非以官爲戲者也。歌行指日時事。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俾可觀採。若少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土兵莖豆餘干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言。無顧瞻浚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三殿災本以示警。而採木以三殿爲名。開權紛紛。又以採木爲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焉可也。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慨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

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長叔決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且聽之矣。

題魯文恪詩選後一則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崔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睢寧分乞一部。欲選之。爲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爲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又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卽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不善者不傳於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不見信。此豈善爲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其全決不止此。若其善者止此。而此外勿作正。予所願作其可傳者也。此其識其力。古今又能有幾人乎。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絕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真草惟意。筆筆出於鍾王。又持妙於畫。自云從王中丞學之。古潤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二尺。從者長尺有咫。竅從者之兩端裁筆焉。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苟而已也。又前於袁廣文小脩齋中。問予姓字。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是。其虛心如此。凡此皆人事也。又書丹於石作真書。首楞嚴經一部。予

聞而稽首言曰。世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傍生。仙則進於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蓋文人之業。以仙懺之。仙人之業。以佛懺之。其精進何有窮時。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鍊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朗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太白佛心也。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肓。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博。蓋地史之董狐也。於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貸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况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閩咽國門。此其剗削之費。豈非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

神所存也。無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忘也。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一語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胸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造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間。胸次釋然而開。皆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鮮長江之才。可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日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於心。物亦誠焉。翹叟

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入古人法度中。跋王荆公禪簡。則曰。余熟視其丰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書舊詩於洪龜父。則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嵇叔夜詩與姪榎。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鑄鐘。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曰。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又

東晉崇尚任達。庸者題之曰韻。曰不俗。其意無檢。至謝幼輿極矣。然石頭對王處仲。故語勁氣直。節足以折亂賊之萌。陳玄伯不能過之。正黃魯直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不得古人所以不可奪。而漫然竊其任達之似。以求韻求不俗。豈不遠哉。每讀蘇黃遊戲翰。

墨中忽出正語。使人肅然敬戒。凜然不可犯。輒以謝幼與事思之。慳又題。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慧。中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尙未能出脫。遠公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而攢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觀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默視社中諸人。於陶謝二公何居。吾亦以觀老默所謂二兒之優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觥船騰錯。雜沓囂喧。神一亂。便減歡情。加以矜莊。更離真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神閒也。曹孟德臨戰如岡。欲戰澗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字。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若無雄入九軍之氣。卽百船一石。喉間不無茹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人色奪。而平日傲杯訴爵之人。亦頓自鼓舞思奮。

酒場有此差亦可廉頑立懦。

又

三之趣。沈湎委頓。不爲不苦。而昏夢號呶。亦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妙於醒者知之。至於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徒醒者言耳。妙於醒者反是。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展以自然。故能妙中。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難以其身殉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君親。剝心捐脰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爲仁宗皇帝親製。皆書御諱。惺嘗謂佛法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用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隱秀軒文餘集

題跋二

閱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

古法帖無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厚故不易入。所以能傳。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朴而無態者。一臨之。才覺有一二分似處。卽佳矣。而彼其朴而無態者自如。人反不以爲佳。此所謂厚者也。吁。豈惟書。古人作文作事。莫不皆然。甲寅三月十九日。守風湖口。閱此四帖。偶及之。

跋坐位帖

唐人學書。最重右軍。雖以旭顛素狂。其合處往往有十七帖情法。是以無佻下之習。今觀魯公此帖。無一筆不從蘭亭聖教中出。雖極勁逸。而筆墨內外。隱隱隆隆。常有裝裹宋人書。似多祖子敬米。覺尤甚。然吾師雷何思太史平生多倣米書。而予所藏手扎八道。筆筆出於坐位。似然則今之從佻下處求米者。又似未覩米書者也。夫米書乃云飛翥沈著矣。

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後

吳康虞刻逸初堂法帖。自二王以下。皆從墨蹟鉤出。雖刀初發。劍而未離。璞深淳可愛。康虞精心裁鑿。又妙莊嚴鉤刻。必購好手。然吾聞董太史嘗語人云。吾寶鼎不如戲鴻。蓋戲鴻刻手頗樸。兢兢尺寸不遑。筆意俱在。而寶鼎出吳中巧匠。以意爲鋒。務求刻露。其於淳古之意。或反失之。予深味此語。夫得不在工。而失不在拙。合之于守。而離之于變。遠近雅俗之間。有難言者。康虞其目意審之。

跋所書米元章閱書帖示友夏

余嘗謂不善書人。不宜輒書他人詩文。示人非直。避小史之譏。書他人詩文。觀者便略其詩文。而專求其書。隱然以書家自處。故不敢耳。余書他人作。實從此紙始。適友夏見過。覩老米此帖。喜其文詞工放。故錄此奉寄。友夏方寓書。詫余真書之進。見知勿曰。此吾驕灌。夫罪余矜局。時時有之。或有以自信。初非人言所能驕也。

書所與茂之前後游處詩卷

予已酉與茂之晤金陵也。予往庚戌與茂之晤燕邸。今年壬子與茂之晤於楚也。茂之往游覽棲託。皆以日月計。合離三番。寒暑四易。茂之客予山園。出此卷索書前後詩。予後日之視今日詩也。進退去留不可知。但由今日視前日詩。其慚悔者多矣。強書之作聚散中一部年譜。

可也。

題馬士珍詩後

予既爲詩贈馬郎矣。頃之其從兄金吾君來。言馬郎能畫。旬旬時畫地作山水。右丞云。前身本畫師。此說非也。良是山水宿因未盡。心惟目想。故習復生。嘗聞畫者有煙雲養其胸中。此自性情文章之助。昔人怪孫興公神情不關山水。而能作文。明山水之與文章相發也。世未有俗性情能作大文章者。馬郎性情在山水間。發爲文章事業。自當入妙。寄語畫師。勿以爲戲而戒之。藏脩餘日。使之仗習成家。亦可消閒止逸。異時予衰不出遊。馬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後應作真形圖。寄我山中。鼓琴動操。四壁皆響。是馬郎相對時也。辛亥十月八日止。公居士題。

題胡彭舉畫贈張金銘

此金陵胡彭舉寫寄予者也。予所得彭舉畫頗多。而彭舉每爲予作畫。輒多人外之致。此尤幽澹蕭遠。癸丑。金銘與予再晤都中。向予索此幅。予捐以與之。金銘慕彭舉不得見。與予見而輒見。別見彭舉畫。及予姓字。與予爲彭舉題此畫者。如予兩人。日接乎其前也。先師雷何思太史有言。人生第一樂是朋友。第二樂是山水朋友。則其人也山水。則其畫也。金銘之欲有此幅也。畫耶人耶。金銘索予畫。在燕爲癸丑春。予之題成而寄金銘也。予在燕邸。金銘在濟陰官

邱。爲是歲夏六月十二日也。并記其年月地焉。

題靈谷遊卷

吳康虞出靈谷卷見示。是胡彭舉最得意之筆。蓋壬子夏五月與林茂之胡昌昱譚友夏同遊。各有詩歸而圖之者也。予于靈谷五載之內。凡作兩遊。一以已酉秋末。值我將口。一以甲寅春初。爲今始至。喧淒既異。詳略不同。各有一詩紀之。聊書於後。以當題跋。兩遊與予皆同者。獨茂之五弟快。皆不與者。爲彭舉昌昱友夏。有與有不與者。則康虞及商孟和。展畫誦詩。雖皆謂之同遊可也。

題胡彭舉爲蔡敬夫方伯畫卷

敬夫勤懋。人其立身居官。是陶士行一流。而於一切韻事。如書畫之類。獨涉其趣。金陵胡彭舉與今南水部胡公爲至交。胡公則敬夫同里至戚。轉乞胡公彭舉之畫。自可徒手坐致。乃敬夫必從數千里外。裁書贈詩。儀物秩然。而後敢乞彭舉畫。此敬夫懋處也。彭舉感其意。爲作疎林幽岫長卷。夫彭舉作畫。原以怡情。其與人亦以酬知。潤筆二字。豈宜以此待之。然彭舉清貧高士。吾輩作官。寧可專借交遊顏面。欲以空言徒手坐致。其所以怡情酬知之具。彼縱不言。獨不愧於心乎。此非惟涉趣之不真。亦作人取予之苟也。吳人王亦房百穀幼子也。嘗爲予言。

張伯起晚年索其尊公爲題像贊。具錢二伯文。取酒曰。老友不當以筆墨事空累之。前輩人意。思如此。

題仙遊潭

此子瞻少年書。骨氣全出。顏清臣筆。反老而變。非若世所轉子瞻書。使人望而知其爲子瞻也。使人望而知其爲子瞻者。蓋子瞻之一節。而非其全且至者也。記中題唐刻天王鬼神飛仙像。而悲其不爲世人之所觀採。今此書已不甚傳。楚人令盤匡者。榻以遺余。然則世間妙跡。雖得文人題筆。猶有終沒。且併其所題而終不得傳者。其得傳者幸也。

題焦太史書卷

惺生平不喜無故而求。見海內名人。蓋以自申競傲。龍門虛慕。自是漢末一段浮習。師友不得力處。全在於此。至秣陵焦弱侯太史。猶欲一見其人。已酉。惺以計借過秣陵。適先生謝客。未遑求見而去。甲寅正月。以使事舟泊龍江。例不入城。予楚入。兼之作官。不時至南都。而先生亦且老矣。不知此生終得見否也。此卷蓋予官京師。從友人吳康虞乞書者。丁巳。予請假還止寓南都。始得見先生。蓋先生七十有八矣。其顏面間。常有嶽瀆之氣。真異人也。沐浴經年。爲益不少。先生亦深加知愛。然予未忍乞其片紙。禮云。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夫筆墨關乎精神。又何

止筋骨而已哉。今之求見人而乞其詩文及書者，非必能知而賞之也。不過曰：吾已見其人，吾已藏其人詩文及書而已。是以齒樞人形神，供我名根也。不亦人已兩失乎？夫行卷自未相識，前□□人乞之者，難在既相識後，而身自乞之者易。吾於先生之書，亦保其難者而已矣。

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氏李端叔范文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參

寥諸帖

古人作事不能詣其至，且求不與人同。夫與人不同，非其至者也。所謂有別趣而不必其法之合也。甯生而奇，勿熟而庸。夫若是則亦□□□矣。今觀此數帖，其人皆不甚有書名，而皆似其人。烏呼！似曰不同，萬曆丙辰八月二十六日，舟發潞河，感茂之此卷跋之。

題所書再至金陵詩與茂之於烏絲箋冊後

李長蘅遺予烏絲箋一百張，皆手自界畫者，非惟公緻，亦朋友心力所存，交情之所存也。用之一年幾盡，僅餘此數幅，不忍妄用之。書所作再至金陵五言律若干首，與茂之藏之，庶不虛此紙耳。其攝山諸作及舟中鵲巢賦等篇，皆與茂之同作者。別書有宋紙卷，此未之與也。萬曆甲寅春二月，惺識於繡溪舟中。

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子札各一道紀事

古今成大事。其寄跡微陋。事成之後。有不可告人。且不欲人之告于我者。非獨王侯將相。書畫詩文。莫不皆然。特其業成之後。人皆見其盛事絕然。而此一段。遂不能傳於後耳。予有五弟。慧而朴重。幼以無母失舉。卽家人亦不以文事望之。記甲辰十月。譚友夏過予。日爲客作書。予弟從旁凝視。頗篤。友夏察其意之近于書也。書古詩十九首。使之影摹。輒肖。當其時。友夏書法。不如今日遠甚。而已儼然弟師居之不疑矣。後友夏精力詩文。不甚厝意於書。而吾弟以數載專愚。服習奪巧。却不知於古人何如。知友夏之自謂青不如藍久矣。今有譚及吾弟學友夏書者。吾弟不慚。而友夏反不免於慚。如淮陰封王後。客有對漂母。談其飯王孫事者。信不諱。而漂母反爲之諱耳。今觀此二札。雖皆兩人得意之筆。然青與藍。亦自易辨。吾弟畫手入妙。曾師茂之。而茂之今似避席。然吾與友夏詩文。世非無師之者。而吾兩人自若。師吾兩人者。亦自若。友夏之精力詩文。而於書法似不免中怠。有意耳。故曰其術不可不慎也。時萬曆丙辰秋七月二十日。鍾惺識于燕邸。

題茂之所藏宋榻黃庭後

古法書。無論墨跡。卽真正舊榻。皆有一段渾淪元細。難入手處。予幼苦於書。幾不成字。稍借黃庭楷。本近人者學焉。伏習未久。欣欣若有所入。自以爲庶幾得之。今四十矣。見茂之此本。

使人學書之意。頽然欲廢。此遠近難易之分也。時萬曆四十二年正月晦日。惺識於濡須舟中。

題五弟快爲予書遊牛首古詩三首與茂之後

魏文帝見曹洪牋。知其爲陳孔璋筆。與書嘲之。洪答書置辯。仍出陳手。未數行便云。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故自竭老夫之思。予每讀至此。輒大笑腹痛。不能終篇。予性不耐臨池。每有篇章。恆遣第五弟代書。而不掩爲己有。頗覺真率。己酉三月二十八日。過茂之。出天闕三詩相示。茂之極喜。乞書狹幅。張之齋壁。次日歸。命少弟書之。書罷手題此。聊以自首云爾。

書所作中元三疏卷後

予自作三疏。而不能讀。況書以示人乎。歲之愛其聲情沉切。可通九幽。忍痛書之。仍屬勿置案頭。令予再見也。

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雷先生書從膽識出。其落筆停筆。具見豪傑之氣。非書家比也。惺與先生分義如此。而生前自手札數通外。不得其半紙。意以爲後。此得先生書。非難。辛亥惺使蜀。將訪先生里第。且齎佳紙數通以往。而先三日先生捐館矣。異人筆墨。得之有命。雖弟子不能強之師。况其他乎。此紙蓋庚戌六月先生將出郡。予爲林茂之乞書者也。書成于同年中有極好先生書者。從茂之

手攬得之。茂之窮予爲賺而還焉。向使予以自爲計者爲茂之計。則茂之亦安得有此書也。丁巳寓白門。偶過茂之。值其他出。從架上抽得此。感而識其本末。

跋袁中郎書

詩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寫刻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於書欲法古。則非墨蹟舊楊。古人精神不在焉。今墨蹟舊楊存者有幾。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不復法古。以無古可法耳。無古可法。故不若直寫高趣人之意。猶愈於法古之僞者。余請以袁中郎之書實之。夫世間技藝不一。從器具出者有巧拙。從筆墨出者有雅俗。巧拙可強。雅俗不可強也。中郎沒才十餘年。其書又不工。今展卷深思。若千百年古物乍見於世。是何故。請與書家參之。

書宋板世說新語

余老於讀書。而家不畜古善本。非惟力不能購。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一古善本價可飽貧士數家。吾其敢破之哉。不敢破。因是以不敢讀。吾懼其以不敢破之故廢吾讀也。故購而畜之。雖然。世之不讀書者。其中決不愛且敬。今見新安程仲之所購宋板世說新語。曾未讀而愛敬之心。從紙墨生。以此書筆舌輕滑。對之如典謨。然夫如是。則亦不患無讀之道矣。安在古善本之能廢吾讀也。吾力不能購。姑以此自解耳。然宋板書紙墨亦不必盡妙。未有淵靜貞妍如

此者。又聞王弼州宋板漢書。今亦在新安某家。嗚呼。人何可以無力。

題祖像碑記後

盜業與殺淫等。不與而取。假而不歸。充類皆盜。此祖像缺失之因也。其始借臨。或供或施。豈皆有盜心哉。愛而欲有之。以至於此。守舌弱求。不敢拒還。不敢詰彼。此因循無盜心。而有盜業。實可憐愍。聞大司寇陸公光祖。官南都時。每一借臨。解帶爲質。一曹郎爲蜀人。携數軸歸。多年矣。公馳使至其家取還。今商子和修其一也。豈獨護法保持。益不忍使人以供且施之故。流入盜業。而拔之。此其念何如哉。懼既刻其始末於石。命守者搨之。有借臨者。隨與一紙。雖求不拒。還不詰可也。

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

微獨書。凡夫操之一人。而能爲可久者。其精神學問。必有一段不敢苟。不肯輕爲同者也。嘗見前輩不必盡學書。至有文章名天下。而作字不能成形者。有一人爲之。則遂入古人之室。何者。皆不爲而爲之。自一人則受命獨。用志一。其所以可久之道。常鬱鬱然。森森然。立于筆墨之中。而遊乎其外。不息則久。誠之所爲也。觀秦京所藏邢子愿黃平倩二公札。悟此理焉。今遍地皆書家。而古人書法已亡。無他。同而不求其至。叩之以精神學問四字。而茫然不覺。吾自

以知其爲苟道也。古文家斯邕鍾王其人皆北產不在江南。今言書必稱江南以江南人遍地皆書也。試叩之以精神學問。應者幾人哉。乃齊得一人焉。卽爲子愿。蜀得一人焉。卽爲平倩。齊與蜀固不必夫人而爲書也。受命獨則人不能同。用志一則我不敢苟。雖欲不久而不可得也。誠之所爲也。

題貝葉畫

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物無堅脆。以所託爲壽。天此爲上海朱氏家藏。留玩累日。題而歸之。

跋黃大癡畫

今年春。胡元振攜一小幅畫見示。以爲元人筆。視其題款曰。天鵬爲悅道寫。天鵬不知何許人。印曰施翥私印。天鵬蓋翥字也。余購置之。謂天鵬爲元人。與否不可知。其爲黃大癡以後之人之筆無疑矣。何以知之。其筆體思韻。妙得大癡之微。又以知今之學大癡畫者。皆未見大癡畫者也。無何。乃於人家見大癡一小幅。與天鵬畫紙既不殊。其尺度亦復無爽。位置點染。師友淵源。居然可想。余又購得之。其題款亦曰大癡爲悅道寫。天鵬時代。乃因大癡得之。彼悅道者其人。蓋鑑藏家。然此二畫。不知何時別悅道他往。往更幾地幾人。而同時入余手。其分合

因緣有不可思議者。欣慨之餘。爲記其事。

隱秀軒文成集

說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扎。覓作南中貴人。書爲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畫者示子耳。子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八於尙書。畫工者價或等於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堦垣。草衣芒屨。人見其真者。如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染好事者。卽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則重。真者恆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第工真畫者。何必真。卽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恆似。甯渠能起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第工其畫者。何必真也。

夏梅說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冰雪。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於無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於實。斯已難矣。况葉乎。梅至於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商都在告。有夏梅詩。始及於葉。何者。舍葉無所爲夏梅也。予爲梅感此。誼屬同志者和焉。而爲圖卷以贈之。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於冬春冰雪者之入也。乃真附熱者也。苟真爲熱之所在。雖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辯焉。此詠夏梅意也。

隱秀軒文歲集

辨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敍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壙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於心有所據，而於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爲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壙中，則長吉之詩，而二百三十三首傳於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爲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隱秀軒文律集

書事

書放鹿事

家畜一鹿。醫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予亦不忍。誓不殺芻粟之者。數月肥且馴矣。將之郡。慮其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其復爲人所得。擇山中去家三十里者放焉。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起而眠者無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久之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旦將反命。則向者所放之鹿在其前焉。尾童子之後也。以歸。鍾子曰。予於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蓋鹿之還也。生於放也。夫其畜於家也。食其食。安其處。可以不求放。可以不求放。而必欲放焉者。知其將殺己也。人之能爲放己者。必不能爲殺己者也。如知其必不己殺。而又食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何必求放焉。集穎之鷗。狎而復驚之。生而之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殺之念。轉於中。而去還之變。應於物。感應之幾。豈不微乎。顯乎。然予入郡。終慮其失養也。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予所以放

之意也。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五。冠衣質而不敝。獨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已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於是。子覺有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與之遊。而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則候人傳呼達於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志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尙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日事。俱用太易遺命爲之。噫。文之達於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六日所能至也。才鬼之靈。而篤如此。

隱秀軒文呂集

偈

攝山偈(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二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語也。頃之。予從壁弄中望江。聞其語音。識其爲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其姓。乃曰鍾氏。爲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爲新安吳康虞。惟明閩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僧無息。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辰鍾。驚惺河山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與予姓名點畫波撇。絲毫不差。蓋鐘鼓之鐘作鍾。驚惺之醒作惺。神或告之矣。相口口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一卷。孟和爲圖。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而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疊浪巖以下。皆是日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明月臺白鹿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明明道破。我而我目。頭頭借過。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拈其語爲起句

世法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寄不付。靡去不辭。三負逋二。舍宅他之。僉云。勇決。撒手當機。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步。諒莫我追。添薪颺燼。一夥鈍師。厥有愍公。名愍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牢籠一世。宵遁盡歸。冤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口口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期。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喝謗。然實悲其燈之不傳也。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虞居士。轉致澹居愍山二道人。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限悲歡。在此一滴。解瓔共誠。獻珠同疾。

隱秀軒文調集

頌

餓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薩現鬼身。宛轉乞法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益。我觀面然眞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得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覩飢民。賑助權力須國王。投誠叩關不易達。適值阿難大弟子。破穎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國醫挾秘方。不觀奇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發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觀見其狡獪。是以默識而微笑。以狡獪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許。佛蓄良藥候因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世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餓口口口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謝世尊。世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來之滅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然此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然眞菩薩。卽以焦面鬼王證。若云面然眞餓口。焦面亦非觀世音。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陽集

贊

郭建初像贊

淬去匪耀。戰勝匪腴。爲俠爲儒。將安居問。翁不語。請示阿堵。

謝在杭像贊

文豈必弱。清豈必約。夫是故。隕焉寬博。圖書丘壑。以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耀。匪駭爾碩。視于欲笑。鬚眉領諾。彼變彼姝。誰貌置爾傍。我題則及之。附爾則彰。

葉太公像贊

交翁子。未識翁子耀。然翁則豐形所。異神所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牀。永思言貌。安用憂之。恐其太肖。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旣見止共。長安數見。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子

還。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衲。而棕其履也。而今笠矣。衲矣。棕其履矣。然吾猶能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衲。而棕其履也。子見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

王永啓像贊

永啓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啓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沈全吾大參像贊

神蒼蒼。木在霜。煙日潤之不輟。其口口口。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徐生像贊（鄒彥吉先生客）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之高嚴。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觀其容。洵柔慧而溫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默喻其高嚴之旨。兀然獨坐。察其目意所關。常在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能一日無徐子也。意蓋以此。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目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章晦叔像贊

元次山有言。于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吾幼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觀此

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曲。獨吾以于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容。吾以此愧夫晦叔。

畫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往。聽於無聲。天際之想。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丈夫者。支離僬僥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貳（北固衛公鐵塔今猶在用月支王建塔供鉢事）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闡而光曷雲煙生古香光匪白闡匪黑彼蒼蒼其正色

瘦鉢銘

吳康虞有瘦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佛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豎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世尊世尊曰可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闡中夢吳明卿先生口口一硯曰此李伯時物也左方有銘為伯時自

書

玉之理全於此

隱秀軒文集終

貳（北固衛公鐵塔今猶在用月支王建塔供鉢事）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闡而光曷雲煙生古香光匪白闇匪黑彼蒼蒼其正色。

瘿鉢銘

吳康虞有瘿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佛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豎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示世尊世尊曰可。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闡中夢吳明卿先生口口一硯曰此李伯時物也左方有銘為伯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

